



宋慶齡等著

戰時出版社刊行

戰時小叢刊之三三

# 世界第二次大戰前夜

戰時出版社出版

#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 目錄

一九三七不是一九一四	史東	一
從中國到直布羅陀陣	密史納爾	七
綫上兩個紀念的鬥爭		
中日大戰與集體安全的威脅	李孟建	一二
從強盜結夥說到太平洋集體安全問題	許滌新	一九
和平國家團結起來	李維諾夫	二五
和平的呼聲	羅斯福	二七
和平呼聲的響應	蔣介石	三二
為維護國際條約之神聖鬥爭	孫科	三三
戰爭的神聖同盟和民主國的和平怠工	白黎	三五
中國抗戰發動後的國際形勢	張弼	三九
長期抗戰中之國際局勢	楊公達	四六
國際間的縱橫離合與中國前途	金仲華	四九

國際陣線的演變與中國抗戰	張志讓	五二
從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胡愈之	五八
巴黎三十一團體為中國事件聯合宣言	人權雜誌	六一
日本在國際上的掙扎	思慕	六四
致英國工黨書	宋慶齡	七一
中日戰爭給予英國的影響	張明養	七六
美國對中國抗戰的觀察的態度	李俊龍	七九
英美共同抵制日貨就制日本死命	扼朵梨	八七
英日會開戰歷	Ishimaru	九五
香港的地位與英日戰爭	巴萊脫	一〇七
中國與德義	佚名	一二
德意兩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馮仲足	一一五
歐洲的棋局	余寬	一一八

# 前

# 言

---

第二次世界大戰，顯然是因了太平洋上中國對日本野心家不斷侵掠之堅持抗戰，而到達了爆發的前夜。爲了要理解這次大戰的前因後果，和怎樣地來爭取世界和平，所以我們續出了這冊小書。

關於蘇聯在這次大戰中所採取的態度，她的準備和她的命運，那與中日戰爭的聯繫更爲密切，所以我們另編「蘇聯與中日戰爭」一書，以供更詳細的參攷，在本書中不另列入了。

#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一九三七不是一九一四

史東

許多人反對美國的參加集體安全，那全因為他們感情上認定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七年是相同的。平漢 (Alfred Bingham) 在其當心歐洲戰爭 (Beware of Europe Wars) 小書中寫着：「在最近一二年裏面，原來那批好戰的和平主義者的男女們，又在用盡心力向美國傳播一種思想，就是我們必須馬上再『爲民主』而戰，再來反對一次那同一的敵人，雖然他的名字已把『普魯士軍國主義』改做『納粹主義』而他的髭鬚也已從四英寸縮到一英寸。」說反對法西斯主義就是跟法西斯列強開戰那是毫無理由的，說贊助集體安全就是贊助新的世界戰爭，也大成問題。一九一四年跟一九三七年的主要區別，難道就是三寸髭鬚麼？反對孤立的說法，並非根據着這種區別。這是值得探討一下的；探討的結果固然不能決定國策，但却可以說明大部份工人，自由主義者以及急進分子對於國外事情的態度。

法西斯主義和凱撒主義並不是同一的東西。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國，有着歐陸上最進步的社會和勞工的立法，有着歐洲最大的社會黨。它的工人雖沒有特權，但至

少在國內處着被保護的地位。言論是自由的，工人的報紙也有力量。這時候的情形是很難跟今天的德國相比的。

在一九一四年的世界中，英國和德國競爭着殖民地的擴展；德國和法國等待着另一個機會來清算他們算不盡的血賬；奧匈帝國注視着俄國勢力的暗中侵入巴爾幹；英國和俄國互相睨視着波斯和印度的邊境；日本和俄國都感到他們有在遠東再打一次的一天；德國夢想着柏林到報達的鐵路；所有列強都熱切注視着博斯福魯斯(Bosphorus)。非洲的分割和摩洛哥的危機剛告終了。世界上有所謂泛日耳曼人泛斯拉夫人，泛回教徒，以及不列顛帝國。也有所謂金圓外交。和平運動雖然非常積極而且可信(例如海牙法庭的設立以及老羅斯福的演說等)，可是帝國主義大決戰的時候終於來臨了。

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有許多到一九三七年還是存在着；這種相同點對於牠們探索今天世界迫切需要的國際秩序，正是一種警告和指示。但不同點和相同點在我們分析中却是一樣的重要。在一九一四年，世界現狀是受着帝國主義的威脅——一個世界的「力士」爲着生產力盲目尋求更大的場合，而受國家疆界的阻礙。一九三七年擾亂世界的勢力却是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的私生子。它剝奪個人的自由，箝制輿論；把本多凡尼亞煤礦公司最厲害的剝削方法擴大到全國，虐待歐洲各國的白種人，像各帝國主義者在「落後國家」中慣常對待有色人種

一樣；破壞職工會，把勞資雙方擺佈在戰爭機構的支配之下。這一切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無須再加重複。總之打着「渥太基」，自給自足，孤立口號的運動，大大地減低了國內的購買力，而使外國市場更成為必需的了。戰爭消耗的鋼鐵越多，人民吃到的麵包越少。國內縮緊的褲帶，提高了促成戰爭的壓力。

帝國主義釀成了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法西斯主義釀成了一九三七年的戰爭。但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對外又兼對內，對付自己的人民，同時又是對付外國人。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正同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一樣，要拉攏海外的德國人跟其母國相密接；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正跟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一樣，夢想着一個大德意志。然而一九三七年的德國和一九三七年的意大利却更有着新的武器。第一就是反猶太主義的毒菌，這是一種分裂民族的有力工具。把這散播在各民主強國的中間，可以使得法國人反對法國人，英國人反對英國人，美國人反對美國人，以挑迫小規模的內戰來削弱一個國家。第二就是共產主義的「惡魔」。法西斯主義用了這種「魔怪」來恫嚇民主國家的統治階級，然後取得某種代價給他們以保護。在一九一四年，海外的德國人是間諜和偵探潛在的核心，雖然愛國主義禁止着外國人民來幫助他們，限制了他們活動的効力。但是一九三七年，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却在各國形成了有爆發性的核心。這種核心可以訓練和指揮當地的法西斯黨，例如他們今天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以及美國國內所進

行的就是。(最近巴西的法西斯政變，美報認為與意大利有關，更是具體的例子——譯者)。

在目前，民主社會中開始顯得缺乏愛國心的是上層而不是下層。當德國政府允許列甯和托洛資基秘密通過德國到俄國去，它就是希望利用工農對於帝俄愛國心的倦怠。來結束東綫的戰爭。可是一九三七年的德國政府却不是利用勞工階級，而是利用銀行和企業巨頭的「不愛國」心理來反對他們本國的國家利益。鈔票不復散播到前綫的戰壕裏去，法西斯主義所培植的感情勝過了金錢。一九一四年的英國會允許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像他們今天在西班牙的爲所欲爲，或像他們明天在捷克的爲所欲爲嗎？這是很明白的，一個保守黨政府，代表着英國銀行家，商人和工業家的統治階級，是違背帝國主義的利益的。里奧汀多(Rio Tinto)銅鑛的主人，害怕着一個西班牙共和國政府也許要強迫他們提高工資，而法西斯統治下的西班牙，却會幫助他們取消職工會。他們固然也害怕德意將代替英國資本來統制半島，地中海的帝國交通綫將不安全，英國在近東，中亞，遠東的地位將大爲削弱，然而對於前者的恐懼，顯得要比較者強烈得多。

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並不只是代表着一種名稱或髭鬚長短的變遷。技術的進步是跟它相伴而行的。派索斯(John Dos Passos)在平漢小冊子序文中很欣慰的以爲大西洋是一個「好闊的大洋」，然而最近飛到凡倫西亞轟炸的意大利飛機隊，也正就是飛到芝加哥來的飛機隊；

地理的分隔早就給萊特兄弟聯接起來了。

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一九三七年不同於一九一四年的一點；還有一點是蘇聯的興起。一九一四年的俄國，是一個腐敗的，半封建的，專制的帝國，雖有憲法的裝飾，但腐敗至於極點。從這個壞疽的有機體，滲露着一切垂死的西方文化特異的氣味——反猶太主義。一九三七年的俄國，却成了我們時代中偉大的社會試驗的幕景。在最困難的環境之下——缺乏資本，缺乏教育，缺乏國際的安全——它統治的黨努力把歐洲各大國中最落後的一個改變為最前進的一個。蘇聯工農階級的生活，目前雖還比不上美國，但却已不是沙皇時代或巴爾幹的工人可比了。政黨雖然只有一個，但秘密投票的方法却授給工農以反對專制，貪污和他們政策的武器。新憲法的建立，更使蘇聯走上了真正民主的道路。

俄國革命同時也反映到它的國際關係的上面。一個封建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一定要向海外去找尋征服的新園地；國內好幾百萬無衣無食無家可歸的工農，固然是一個巨大的潛在的市場，但這個市場在沒有推翻沙皇主義之前是無法開放的。目前的蘇聯，却正於開發它的資源和工業，並提高它的生活水準。它的軍隊是自衛的。它宣傳的機關也靜止起來，因為革命的氣息，已完全給和平與建設的願望所代替了。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興起，使共產主義政治家放棄了他們過去急進的態度——因此這種態度正幫助了希特勒的奪取政權——而與民主

國家相聯合，以維持國際的和平；與自由主義和社會黨團相聯合，以防止西方民主主義在法西斯主義衝擊下的崩壞。

不錯，這個時期的口號和戰爭呼聲正是一九一四年的回聲，但這並不是說情勢是完全一樣的。呼聲儘管還是「擁護民主以求世界的安全」，可是這呼聲的後面却有着實質上的不同。在德國議會中，不會再有社會民主黨起來贊成戰債；各國自由主義和急進主義的人們，都聯合起來幫助瑪德里，因為他們知道瑪德里的防線同時也保衛着普拉格和巴黎，甚至倫敦和紐約。法西斯列強已發動了國際階級戰爭，他們想利用這個作為征服的工具。他們不僅是帝國利益而且是民主政治的威脅；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教訓了我們偏執的急進派不應輕易對付。法西斯主義比舊式帝國主義造成了更嚴重的社會騷亂。法西斯主義實行擯斥了合理主義，個人自由和自由結社。法西斯主義同時威脅着民主政治和世界第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

平漢說：「美國今天反納粹的情緒，已成為蘇聯外交部手中的一種武器了」，這也許是對的。但反共產主義的情緒成了德國外交部對付非共產黨的人民的武器，却尤其來得確實。不過，蘇聯希望的是民主國家中反納粹的情緒，可以幫助牽制法西斯的列強並維護和平；納粹發動反共產主義的宣傳，却是挑迫戰爭。各階層進步分子和急進分子，都知道不應讓法西斯來分散他們的力量。他們必須從海外學習這同一的教訓。柏林公然的侮辱民主國家，戈培

爾叫民主國家做「笨牛」。歐洲民主國家的上層階級，常在國家利益和親法西斯感情中間動搖不定，一當法西斯主義直前進展，他們便會弄得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今天是瑪德里，明天將在布拉哈。安知沒有一天不來叩擊我們的門呢？西班牙共和國的經驗證明着，當這樣時候來臨時，只有聯合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爲自由和生存而戰。（美人 I. F. Stone 原著，賓符譯自 The Nation）（集納週刊）

## 從中國到直布羅陀陣線上兩個觀念的鬥爭

密史納爾

從遠東的韃靼海峽，直到直布羅陀的一萬二千公里的陣線上進行着鬥爭，這鬥爭是殘酷的，猛烈的。這陣線的一半已經籠罩着戰爭的火焰，另外一半，雖還沒有流血，但是那裏進行着雖不表面却很緊張的決鬥。

只有皮毛的觀察者才不看見這陣線上個別地區的鬥爭間的聯系。

只有不深思的觀察者才把這聯系解釋作某某國，某某集團國的帝國主義的目的。

用不着特別費腦經，便能瞭解現在在三個大陸上進行着兩個觀念陣線間的鬥爭。

內戰，暴動，叛亂，討伐，恐怖，這一切都是達到同一目的的不同方法。蒙古人，印

度人，斯拉夫人，阿剌伯人，猶太人，阿比西尼亞人，巴巴利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日爾曼人，拉丁人在三個大陸上都捲進了這個鬥爭，他們現在用着自己各種不同的言語，說着兩種觀念的話。這鬥爭是這麼大，我們普通人都不能抓住它的這統性來。我們只能夠試行揀出這鬥爭的個別現象。

沿海州（蘇聯遠東之省名——譯者）的韃靼海峽赤色與非赤色（白色的，如赤色的思想反對者，黃色的，如帝國主義者都歸入這一類）進行着地下鬥爭。衝突，襲擊，殺戮和破壞重要的對象，在和平狀態的掩護下造成戰爭的情形。爲報復這些對於布爾雪克難堪的事件，赤色者便廣泛的利用滿洲的革命份子，在那裏撫養叛亂的酵素。

和滿洲鄰近的華北，戰事性質愈趨激化。蒙古人是不是捲進這戰渦，這是未來的問題。但是現在戰爭的範圍已經超過了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

中日戰爭擴大着，威脅着別的民族也必須率進這戰爭。據最近的消息，遠東糾紛擴大到亞洲心臟內部，蘇聯已經部份的捲進這糾紛，中國土耳其斯坦，或稱新疆的地方已發生戰事，日本人做了許多阻難蘇維埃統治這地方的事情。

日本的特務機關設在加布爾（阿富汗京城），至今已經三年了，它的任務是在新疆建立反蘇聯的勢力。這任務成功與否，還是蘇維埃得以鑽進了中亞細亞以補償丟失的歐洲，最近使

能分曉了。竄進這地方的情形，莫斯科很戀戀不捨。因為紅軍佔領新疆之後，可以建立俄印國境，這是彼得大帝以來就扼着英國人的大威脅。

按阿富汗國領土是幼虫形的，另附長三十公里，闊二十至四十公里的尾巴，橫臥在興杜古山頂上。這給阿富汗的附加物只是爲了使俄國的土耳其斯坦不能和印度的北部疆土發生關係。現在如果蘇聯的國境兵在加拉柯魯姆山上佈置亘延五百公里的崗位，這個垣牆便沒有用了。這個新形勢（假使它形成的話）的軍事意義並不非常大，因爲一片沙漠的平原和山嶽起伏的荒地不合使莫斯科與倫敦之間在這地方發生什麼嚴重的戰爭。但是這條唯一的英蘇的新國境線對於接援印度的不穩份子却能做一個出發點的根據地。

再有，現在武裝的鬥爭已瀰漫了整個的阿剌伯。如果還有阿剌伯人的國家沒有捲進這武裝鬥爭的漩渦，那末無論如何那裏還有那些覬覦回人世界保護者之名義的國家在進行着最緊張的競爭。阿剌伯人的前鋒——巴勒斯坦的阿剌伯人（其他地方的阿剌伯人也隨時和這前鋒自動的聯合起來）正在巴勒斯坦進行武裝的鬥爭。一個國家裏兩個民族的鬥爭在這兩個敵對民族的調解中間漸漸變成兩個大國的鬥爭了。意大利在巴里的無線電，用阿剌伯話所作的宣傳，可以充分明顯的證明，巴勒斯坦問題已經不只是阿剌伯與猶太人的問題，而是英國與意大利的問題了。

擲在巴勒斯坦路上的炸彈，射在巴勒斯坦城裏的槍聲說明着在阿剌伯的積極性，這積極性是對於外國人在阿比西尼亞積極性的回答。阿比西尼亞雖然離着觀念的陣線很遠——觀念的也遠，地理的也遠——但是它都也拖進兩條陣線的鬥爭了，因為這兩條陣線的列強還沒有到公開戰鬥的時候，它們暫時用黑種，黃種和棕種的民族在戰鬥。

這個戰鬥會擴大並蔓延到已經預備好戰爭的新地帶去。又調派軍隊到利比亞去，無疑是證明非洲北岸在準備着新的事件，利比亞信有很重大的戰畧的意義。如果地中海流域發生糾紛，那末意大利的敵人要把特里波尼達尼亞港和基林那加港從意大利人的手裏奪去之後才能奪得意國在西濟里灣的霸權，即由地中海東部到西部的霸權。所以軍隊調往北非實有防衛的目的——從利比亞可以威脅法屬土尼斯，奪到土尼斯之後復可以使意大利在西濟里灣的霸權更成爲完全的。

把土尼斯和阿爾齊尼包括在未來武裝鬥爭裏的準備是進行得這樣積極，連法國國防部長也認爲必須對於這兩個法國屬地取有力的辦法了。

那裏雖還沒有流血，但已經收括在觀念鬥爭裏了，兩個觀念（在北非人種和宗教之特點的三種形的複雜觀念）的鬥爭在意大利和法國宣傳機關的充分緊張中展開着。

這龐大戰線的左翼——西班牙——現在正在非常重要的事變中，佛郎哥已經統有了北部

的最後殘留的地方，逼迫着赤色者讓渡。他已俘獲六萬赤色者的消息，如果是確實的話，那末萬冷苦的兵力又削弱了幾師軍隊，佛郎哥現在却有不少後備兵。後備軍雖然不足六萬（對早已解散退伍的阿斯杜里陣線上的軍隊比較，佛郎哥的軍隊數量很不平衡，幾乎少了兩倍，）但是這六萬兵在一個西班牙陣線上出現之後，能夠比其他陣線上更快的把北方戰綫活潑起來，佛郎哥準備在這地方把左派的西班牙和法國截斷。

希洪的佔領是事變的進展所早就預定的，這證明白色的西班牙漸漸接近終極的勝利了，赤色的西班牙在軍略戰勝計劃上仍舊只有一個指望（就是瓜達拉哈的勝利）。不久他們曾企圖在拉貢陣線上展開進攻，結果這和從所作過的同樣企圖一樣，白色者轉取反攻之後，把赤色者的計劃打破。

西班牙共和國軍隊的不平凡的頑強非常可驚他們在四百五十天中沒有停歇一天的進行着戰鬥。假使這個頑強又削弱下去，那末戰鬥還要一個月一個月的牽延下去，召回志願兵是不能使戰事早日結束或者更加延長，現在還說不定。

外國兵是不是離開西班牙，——這問題是在全世界注意的中心，這問題實在只虛有着聲譽：它的解決對於西班牙的命運並沒有很強烈的反映，對於世界，一部分是歐洲的形勢也只有很少的影響。在分裂或兩部分的人類的面前，它只是許多問題中的一個，只是世界上所進

行着的鬥爭中的許多枝節之一。

用軍事的觀點來看，這問題現在還太早。現在它在報紙中的地位只是棋子的紅線，因為所進行的交涉非常像着棋的玩耍，雙方精明的行走都很用心，但是倫敦的玩耍，正如着棋的玩耍一樣，僅僅是玩耍，而不是生活，生活仍是依着自己的秩序進行着，任何口頭和書面的協定不能除去觀念的敵對國對於西班牙兩敵對方面所作的援助。民主國家不中止幫助西班牙的赤色者，正如法西斯的國家不斷幫助西班牙的白色者一樣。

即使六萬至十萬的外國志願兵從西班牙的兩個營壘中撤退，人民也並不會輕鬆些——兩條陣線的鬥爭將仍舊繼續着，這鬥爭會變成更加廣泛的糾紛，或者在發生神經的總崩潰之後會停止，就是說這崩潰把現今的神經的興奮改移——那時這鬥爭才會因戰士的失却而調解了結。（譯自上海俄文「柴拉早報」）（譯報）

## 中日大戰與集體安存的威脅

李孟達

「西國內戰若不爆發，日本行動或可較為審慎，反之英國若非被迫密切注視遠東時局，其對歐洲問題所持態度，或可較為堅決，亦未可知。于以見和平乃不可分割，而又具有普遍

性質，不論在空間與時間上，莫不如此，五年前各國若不縱任日本侵略東三省，遠東戰或可不致如此，」（九月七日中央日報哈瓦斯電）

法國國務協理勃魯姆這種感想自然不是無因而發的。

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撕毀一切條約不僅沒有遇到列強的抵抗，反而受到個別有力國家的庇護，所以就堅定了黑衣宰相遠征阿比西尼亞的雄心，因為在對意制裁中充分暴露了英法的矛盾與國聯之無力，所以就使德、意法西斯蒂胆敢公開直接的組織西班牙軍人法西斯蒂的叛亂，並破壞一切不干涉協定。因為德、意能在西班牙戰爭中為所欲為，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又敢在本年七月七日發動蘆溝橋事變，造成目前的中、日大血戰。這一種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連帶關係，已經成了鐵一般的事實。

目前的問題不在承認這種事實，而是在由此種事實應該作出什麼結論。

由上述事實我們應該作的結論，就是這種連續發生的事變絕不會常久限制於某些區域以內，也許英國保守黨的紳士，以為過去的教訓，固然是証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但若早日依着這種原則，對侵略國家採取積極的集體行動，恐怕大戰早已爆發，就想求得今日的狀況也不可能了。因此專為自己打算盤的英國紳士，又表現了阿Q的精神，覺得英國縱容侵略國家的政策，自己雖然受了不少的損失，但今日之英國自然是一個央央大國，推其神情大有

「寒翁失馬，安知非福」的氣概。這絕不是作者妄自揣測，事實確是如此。

可是，我們要警告英國的紳士與一切觀望投機的份子，事變的進展是絕不會長久如此的。古話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者大家起來共同撲滅法西斯蒂侵略集團在各處燃起的戰爭火燭，以保證鞏固的集體安全，或者坐失時機，讓法西斯蒂侵略集團散佈的火種，爆發為大戰的烈焰。二者之間必居其一，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目前的危險已經非常緊迫了，戰爭與和平的關頭已經到了間不容髮的時期，看穿了和平營壘弱點的法西斯蒂侵略國家（意、德、日）已經隨着遠東的砲聲，向全世界的和平居民放了大戰的信號。看啊！中、日正面的大戰，已經展開一個多月了。日本的飛機大砲不僅屠殺中國的無數人民，侵佔中國廣大的領土；而且破壞了遠東的和平，撕毀了一切列強關於遠東的條約，不僅如此，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已經直接毀壞了列強在華的許多經濟、文化機關，甚至公開掃射英國駐華大使，置英國抗議於不顧；不經宣戰實行封鎖中國海岸，檢查和截留外國商船、使英國在遠東之生命線——香港，亦在日本艦隊威脅之下，日本近衛首相且揚言必須「鞭笞中國使其屈膝，不敢再有抗戰之精神。」廣田亦於英大使被狙時向列國發表警告：如有第三國干涉中、日事件，不惜以武力對付云云。觀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實已決心向世界一切和平國家挑戰，尤其是對於英、法、蘇、美更盡其攻擊咀咒之能事，顯露其目空一世的

態度。

因此，我們要問何以「紙老虎」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全面抗戰展開以後，尙敢如此傲慢，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是不難的，日本帝國主義不僅看穿了英、美、法各大國之矛盾與弱點，因而有恃無恐，而且因爲西歐已經獲得侵略國之聲援與實際行動之響應。自從日、德締結防共協定，與日、意默契成立以後，三位法西斯主義國家即以瘋狂速度準備戰爭，在西方因意大利征阿勝利，遂組織了西班牙的內亂並形成了歐洲的「德、意軸心」，「任意橫行，使比利中斯半島的大火延長了一年不得息滅。德、意所以專心要延長西亂，其目的不僅在建立西班牙的法西斯蒂政權與攫取一切戰畧要地，而且在擴大戰爭範圍，製造緊張的局勢，以便別處爆發戰爭時可以彼此呼應，使進退維谷之英、法益感棘手，不能兼顧。德、意這種戰畧，在中、日大戰爆發以後，已經完全暴露出來。恰當上海的戰爭轟動全世界的時候，德、意法西斯蒂侵略者又在地中海掀起了驚人的風波，先後以潛水艇擊沉英國與蘇聯的船隻，同時又放出黑衣宰相將於本月二十五日與德國元首希特勒會晤的消息，而紐倫堡國社黨大會希特勒的聲明以及日、意行將締防共協定之呼聲也傳遍了全球。

侵畧集團目前這種新活動是否即爲開始大戰之表示，自然尙難斷言，然其響應日本，恫嚇英、法藉以擴大侵畧之作用，實已昭然若揭，觀乎德、意兩國報紙最近之態度與希特勒重

提殖民地問題即可完全證實。德、意兩法西國家在中、日戰爭剛爆發以後，曾對中國表示偽善的態度，但是目下已經現出了原形；九月七日希特勒在國社黨大會上公開聲明：「德國與日本所訂的反共協定，乃是聯合一致以反對文明世界的侵略者，此時在西班牙如此，將來在遠東及其他地方也是這樣。」另據九日八日巴黎事業報載稱，意、日二國早已進行簽訂防共協定的談判，不久即可告成。內容大約如下：（一）共同防共；（二）外交上遇有某項事件須作決定時，必須互相諮詢；（三）關於軍備，雙方在技術上合作云云。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侵略集團正在世界各處放火，企圖把這些零碎的「小火」形成一個巨烈的火山，燒遍全世界的領土。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以後的人類浩劫現在又迫在眼前了！

侵略集團的戰爭冒險是否會馬上開始，這不僅要看侵略國家自己的準備如何，而且要看關心和平的國家爲集體安全而奮鬥的程度。我們可以說這兩種因素是成反比例的。固然，我們承認過去各國對於世界和平之努力未免深感不足，以致演成今日的險惡形勢，但若無蘇、法等國始終爲和平作堅決之鬥爭，恐怕連今日的情況也不會有了吧。德、日、意等侵略國家何嘗不想早日侵犯蘇聯、法國、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國家，但是她在未開砲之前，究不得不考慮戰爭爆發以後自己的命運，因此就在各處找尋抵抗較少的道路，來作她們冒險的嘗試與準

備。西班牙的戰爭與中國的戰爭實際上就是大戰的序幕，侵略集團正用這兩個戰爭爲最後的試金石，以這兩個戰爭逼迫和平國家，首先是不願戰爭而又動搖的大不列顛，說出她的最後一句話。始終堅決爲和平而鬥爭的蘇聯自然早已表示了自己的固定立場，最近對於地中海，西班牙問題，尤其是中，日戰爭之態度更加明確。法國因與蘇聯締結互助公約，且有德國之威脅，自然願在和平戰線上與蘇聯攜手，但因處境之困難與英國之牽制，還不免有種種顧慮，如對西班牙不干涉問題就是一個顯例。美國因遠隔重洋，有種種便利，可以避免直接衝突，兼因英，美之矛盾與國內「隔離派」之抬頭，總是不能毅然決然在和平戰線上與英、法攜手並進，然而她的最大苦衷還是英國之掣肘與動搖，使她記着斯汀生政策之教訓，不得不待英國表示最後之立場而定自己的積極程度。最後說到英國，這當然是決定和戰問題的一個最重要角色，一切問題都是因爲她不能獲得最後之解決，西班牙內亂之綿延，與日本侵畧之急進，無往不是她的政策促成的。英國政策所以如此，不僅因爲遵守傳統的均勢政策，始終要以調人自居，而且因爲自己的領土散佈全球，處處遭受威脅，使她不得不表現進退維谷，左右爲難的姿態，同時英國保守分子懼怕蘇聯之發展，不敢堅決與蘇、法攜手，走上唯一的集體安全的道路，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目前英國的煩惱自然比較任何國家爲甚，她雖知徘徊觀望不是良策，但又不敢改變，明知孤立獨幹沒有保障，但又不能決定與蘇，法堅決攜手，

戰爭固非所願，和平又不能盡力擁護，一方面不能拋棄蘇、法而獨幹，另一方面又不敢過分得罪侵略國家。英國真是苦悶極了，可是苦悶終不能解決問題，英國雖欲延宕數衍，但這種可能已經日見減少，侵略集團絕不能長久讓她考慮，戰神的怒吼最後必將迫使英國在顫慄中決定自己的命運。

時機已經緊迫了！地中海的烏雲雖因尼翁會議之結果給了侵略者一個嚴重打擊而稍趨明朗，但未來的事變正在急劇發展。遠東的砲聲已經震動了全球，日本帝國主義與德、意法西斯蒂的新活動正是大風暴將要到來的預兆。怎樣抵禦這種風暴就是擺在每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面前一個急須解決的問題。

尼翁協定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已經奠下了地中海與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初步基礎。和平不可分割已經成了鐵則，大家團結起來抵抗侵略就是和平唯一的保障，堅決的更應堅決，動搖的應該馬上覺悟。和戰的最後關頭主要的並不是握在侵略者手中，而是決定於佔着優勢的和平列強的政策。

中國政府及其人民已經萬分堅決爲着獨立自由而抗戰，並自信必能獲得最後之勝利。同時我們時時刻刻不忘自己爲國聯盟約與非戰公約的忠實擁護者，我們的抗戰不僅是爲了自己的生存，同時也就是爲了遠東以及全世界的集體安全。中國這次又向國聯大會申訴，自然不

是因爲自己薄弱而乞援，而是盡國聯會員之義務。我們雖對國聯無過分之奢望，但認國聯爲一和平之機關，願盡全力加以擁護。我們希望國聯其他會員以及非會員亦能深明此義，繼尼翁會議的精神，對暴日予以集體的有力制裁。只有發揮這種集體合作力量，才能挽救當前的危局。（時事類編）

## 從強盜結夥說到太平洋集體安全問題

許蔭新

### 一

爲了發動世界大戰，納粹的德國和遠東的海盜早在一九三四年訂立大豆換飛機的條約了。大豆換飛機是強盜們結夥的初步，是進行屠殺的經濟準備。——這自然包含着很濃厚的政治意義，但公開的軍事同盟却尙未完成。

去年所訂立的德日防共協定就是這種工作的完成。據褐色元首所說，這個協定「是聯合一致以反對文明世界的侵略者，此在今日，已見之於西班牙，明日或當見之於遠東，日後更推及其他各處，亦未可知」。似此，防共協定就是在保障「文明」了，然而他之所謂保障文明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在西班牙，我們看見無數無辜的人民，無數寶貴的文化機關生產機關，

都在法西斯的砲火之下毀滅了；在中國，我們的同胞亦正在日寇的大砲炸彈之下毀滅了。這樣的保障文明法，未免使人寒心，可是褐色元首却是一位「民包物與，一視同仁」的「君主」，他總設法使血腥的滋味，推廣到全世界的每一角落。

這種「德政」，只有糾集同志，才能做得成，於是他便結交「天下豪傑」了。不幸他與黑衣宰相，因為搶奪奧國姑娘而爭風吃醋，弄得二人格格不入。一直到了去年，黑衣宰相因為在阿比西尼亞，宣揚文化，花費浩大，金盡囊空。沒辦法，只好硬着心腸，叫奧國姑娘，去奉承「褐色狂徒」。於是德奧協定便在去年夏成立了；接着德意協定亦成立了。此後，戈林、沙赫德、牛頓茲、和齊亞諾等奔走於羅馬柏林之間，「德意政治軸心」的名詞，又於今年四月公然出現，而黑衣宰相之親臨柏林，商量侵略大計，則將於本月廿五日變成事實。

日德早已勾搭好，德意亦已結合成功，日意的關係自然不會不聯結起來的。據九月八日巴黎事業報所載：意日二國早已進行簽訂防共協定的談判，不久即可告成，內容大約如下：（一）共同防共；（二）外交上遇有某項事件須作決定時，必須互相諮詢；（三）關於軍備，雙方在技術上合作。地中海和太平洋二大海盜即將結合成功；德日意三劇盜之大團結，亦在擬議中，不久當可成為事實吧。

強盜們正在大規模的結夥，國際形勢將受到什麼影響呢？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歐洲的形勢吧。遠在去年，德意二國即大派軍隊援助叛軍。到最近幹得更露骨了。意國黑衫軍攻下桑坦特城時，弗蘭哥電謝慕沙里尼，這位黑衣宰相亦就受之而不辭。本月六日意軍七千人在西屬摩洛哥梅利拉港登陸，尚有陸軍十萬人陸續開往西班牙，進攻瑪德里。此外，德國并在西屬摩洛哥建設砲台及其他防禦工作。德意之公開參加西國內戰，到此時，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意大利不但瘋狂地干涉西國內戰，而且藏匿在「國籍不明」的烟幕彈之後，在地中海肆行其海盜的行爲，襲擊各國商船與軍艦，蘇聯商船被擊沉的有二艘，其他被襲擊而未損失的更不可計。這種違背國際法的暴行，不是在挑戰是什麼呢？

其在遠東，日寇之大規模進攻中國，是在西班牙內戰激烈，各國無暇東顧的局勢之下進行的。德意干涉西國的內戰越兇，則日寇進攻中國越有利。同時，意國之擊沉蘇聯商船拒絕蘇聯抗議，并準備同她斷絕邦交的動作是在挑動歐洲大戰，牽制蘇聯遠東軍力，而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日意防共協定之簽訂更又給與日寇以對華政策的骨幹，助長日寇侵略的火焰了。

太平洋和地中海都是白浪滔天。這都是強盜們幹出來的好事。吃虧最大的，在西方是西

班牙，在遠東自然是我國。其次爲法蘇，她們二國亦處處受到嚴重的威脅。尤其是蘇聯，德意日間的防共協定都是以她爲對象。我們若看牠們對蘇之藉端挑釁無所不用其極的活動，亦就可以明白了。至於英國，「自日本加緊侵入華北以來，大受損害。別方面意大利法西斯的行爲，則已變英國的生命綫地中海爲匪區。東京方面，希望英國更爲地中海問題所糾纏；而羅馬則希望英國被迫多注意於遠東」。東西受制，就是日意聯合所給與英國的影響。說到美國，太平洋問題是牠的「切身之膚」。日寇之封鎖中國海岸，阻礙了牠對中國的貿易和航行；日本對華侵略之成功，將危及牠在華二萬三千九百多萬美金的投資；日本之佔領東沙島覬覦海南島，則使菲律賓賓三面受控制，使牠在遠東的根據地起了動搖。

中蘇英美法諸國，皆因強盜之結夥打劫而受到威脅和摧殘了。

### 三

對於法西斯強盜們之發動戰爭，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只有一致起來，建立集體安全制，才能爭取和平之最後勝利。關於集體安全制度，就一般的來說，國際聯盟已表現了一個雛形。但因牠本身包含着很多缺點，致不能盡量發揮其維護和平之作用，欲補救這種缺憾實有賴於區域的集體安全制，如洛加納公約，蘇聯及其鄰邦所訂定之不侵犯條約，蘇法、蘇捷之互助公約。美洲各國之不侵犯條約及和平公約等，皆能補救國聯盟約之不足，展開其保持

和平之功能。最近之地中海協定，本身雖有一些缺點，但大體上亦在證明集體行動之優點，不過，上面所說的集體安全制度，都在西方。至於遠東，直到砲火連天的今日，集體安全制尚未建立起來，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關於太平洋的集體安全制度，澳洲總理業昂斯於今年五月十四日英帝國會議開幕典禮中，曾提出來，他主張召集太平洋會議締結太平洋互不侵犯條約，會議決定由英政府與有關係各國作非正式談話，擬成一種召集此種會議之具體建議。但是英國對於這個問題未具決心；美國歷次受英國親日的教訓，採取冷淡的態度；日本呢？那就更不必說了。太平洋最有關係，最有力量之國家，除蘇聯贊成這種提議以外，英美日皆是「爾詐我虞」，萊昂斯的提議，便不得不終成爲提議了。

到了現在，局勢已大形轉變了，全面抗戰越發開展，英美與日寇的矛盾亦越加尖銳化，跟着，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可能性亦就越加增長起來。

先看英國的態度吧。英國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幫助德日意侵略陣綫的，經過了幾次的教訓，最近終改變態度了，這次地中海會議，牠不顧德意之拒絕參加而與法國合作到底，便是牠改變態度的一個具體表現；日寇封鎖中國海岸，牠與美國作非正式談話共籌對付之方，又是牠改變態度之另一個具體表現，至於美國，現在雖採取孤立主義，但其國內之輿論以爲牠

終會拋棄這種政策，而「接受世界強大國家所應當擔負之責任」。（紐約時報評論）我們看看赫爾在八月三十一日，作「種種國際條約，如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等所包含的原則，都應為國際關係的基礎，且應在全世界普遍實施，太平洋一帶亦不宜除外」的聲明，和派遣軍隊來華的事實，亦就可以曉得美國的態度並不是完全消極的了。法國方面，牠是和平陣綫基石之一，自然是贊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何況牠在安南的利益將因日本侵華之勝利而受到威脅呢？最後講到蘇聯，牠是和平陣綫的第一支柱石，自是反對侵略的，日本侵華不但破壞世界和平而且威脅了牠的東陲——西伯利亞。於此，用集體安全制來對付東方海盜，她自然是贊成的。

由此看來，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條件是在增長着，然而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要使可能性成為現實性，我們必須握住根據的矛盾之發展。根據是什麼呢？那，無疑地，是中國對日寇之抗戰，只要中國抗戰到底，蘇聯和英美對日的矛盾就會日益尖銳，太平洋集體安全制之建立就日益成熟了。

然而要使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實現，尚須展開根據運動底積極性之另一面。具體說來，就是中國要更進一步與蘇聯訂立互助公約，以中蘇為中心，去聯合法國，推動英美，在這種情形之下，太平洋的集體安全制度，是可以建立起來的。

有建立太平洋的集體安全制度，強盜們的侵略，才受到裁制；世界的和平才能保持得住；中國的全面抗戰才能迅速地獲得勝利。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是回答強盜結夥的唯一禮物啊！（戰綫）

## 和平國家團結起來

李維諾夫

在蘇聯方面，無論關於反對侵略作爲一種國際現象的一般問題，或此種侵略之積極表現的個別事件，曾就其本身見解，屢加聲明，其所發表的意見，均係從其對於和平概念之普遍忠忱出發。此種概念當亦爲除極少數外，各國政府從而建立共同立場之共同出發點。而各國間不同點之發生，則僅在從共同的概念轉移到如何採取最有效的辦法，以保障和平，或於和平被破壞之地加以恢復的時分。無論如何，苟欲採取任何辦法，其不可免的第一步，自必係在國際會議席上或其他組織中共同討論。

近年來國際生活方面已增得一份極可寶貴的經驗，此項經驗使吾人不得不注意一切國際會議前途遍佈的危險的陷阱與轍槽。此項經驗告知吾人，國際會議，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雖原召集時本有肯定的目標，有時或竟至忘却其直接目的及附帶任務，轉而遵循其自身的利

益，爲自身而存在，尤以其存在期間延長時，常呈如此現象。在此種情形下，此種會議每以維持其自身存在，追求其發起人及組織者之道德的滿足，追求其本身表面的成功爲主要目的，而此種表面成功則與原來召集會議的目的之成功並不時時符合。有時此種不同的利益甚至發生矛盾。有時甚至原以消滅及剋服侵略的表現爲目的而召集的會議或委員會，反而坦白地變爲侵略者的工具，被其利用爲進行侵略行動的烟幕及助力。此種情形之發生，乃在各該國際組織一面企圖勸誘侵略者改變態度，一面又與侵略者發生接觸之時。

在受到屢向侵略者讓步之限制的談判過程中，原意本十分高尚的人物，時時會超過限度，不自覺地陷入與侵略者相同的見解，實際上贊助並聳恿其行動。苟問題係關於一國侵略他國，而此侵略並已達到某種成功時，國際組織每爲本身的成功起見，極易對侵略者曰：『取去爾用武力略得的贓物，從茲安靜無躁』，而對被侵略者則曰：『不必抵抗罪惡，與爾之侵略敵人和好無間可也』。

此或爲會議之表面成功，然決非和平的勝利，決非和平國家的勝利。此種成功唯有引起新的侵略行動，造成召集新會議的必要，從此永遠輪迴，直至無盡期。

此類國際組織脫離正道之時，尤可起成一種環境，使侵略更被縱容而擴大加多，緣國際會議苟有此種情形，和平國家必然發生磨擦，從而分裂衝突，爲侵略者所利用。當此侵略者

日益趨於勾結，共同造成對多數國家的威脅之時，和平國家尤其有團結一致之必要。

在目前條件下，任何會議均易遭遇此種危險，故余特別加以縷述。余惟願此次比京會議以及吾人將從各邀請國聆悉之提案能達到成功。余並深信此次會議將避免上述危險，而所有的提案亦不但以恢復遠東和平爲目的，並以恢復公正的和平，不縱容侵畧而束縛侵畧的和平，遠及將來並普遍世界的和平爲目的。（在九國公約會議中演說辭）（救亡日報）

## 和平的呼聲

羅斯福

最近世界政治形勢，日趨險惡，致使各愛好和平之人民與國家均爲之異常憂慮

十年之前，六十餘國鄭重担保不以武力爲行使國家政策之工具，人類對於永久國際和平之期望，因之達於高峯。但此種表現於非戰公約之高尙精神與和平願望，最近已轉爲大難將臨之觀念所摧毀。現在的恐怖狀態與國際之不遵法律，殆不過起始于數年之前耳。

其初係不法干涉他國內政，或違反條約侵畧他國土地。馴至今日，愈演愈甚，遂將使文明基礎受重大威脅。文明演進，以羣趨于法律秩序及公理之一切標誌及遺傳，均已掃蕩無餘。未嘗宣戰，又無警告或理由，而多數無辜之平民婦孺竟橫遭空軍之轟炸殘殺矣。在所謂

平時狀態下，亦無原由或通知，而多數之船隻亦正任意被魚雷擊沉矣。

他國雖無傷於我，而偏煽動及助長其內亂；不許別國干涉己國之內政，而偏干涉別國之內政。

無辜之人民與國家，現正爲爭奪霸權者所慘烈犧牲。而此爭奪霸權者，則係絕無正義與人道觀念。

最近某作家有言，謂：「吾人或可預想人類如至以殘殺爲快意時，則將橫行全世界，使一切文化，藝術及所有千萬年來積存之寶藏，弱者，小者，無抵抗者，均爲之消滅無遺」。

此種情形，如發現於他處，諸君切勿以爲美國可保無慮，切勿以爲美國可蒙寬恕，切勿以爲西半球不致遭受攻擊，切勿以爲西半球仍能在和平狀態中繼續演進文明之道德與藝術。蓋此不幸之日如果降臨，則武力不足恃，權威無所用，科學失其效，馴至一切文化之花，全遭蹂躪，而全世界人類，墮入大混亂狀態中矣。

吾人如欲避免此不幸之日之降臨，吾人如欲在世界上安居樂業自由無慮，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維持爲和平之基礎之法律與原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即起而合作，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蓋此種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現正造成國際混亂與不安局勢，而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之波及，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奏功者也。

凡懷抱自由并認識且尊重其鄰人有自由之平等權利而生存於和平中者，須共同努力，期使法律與道德原則俱獲勝利，和平公正與信賴得以盛行於世界。質言之，即必須信賴約言，信賴已簽字條約之價值，必須承認國家道德與私人道德係屬同等重要。

日前某主教致書於余，謂：「對於現時實施戰爭之恐怖於無辜平民，尤以實施此種恐怖于婦孺，似應代表一般人類，提出抗議。在彼所謂實現派，或將謂此種抗議，為無補于實際，實則人類心靈，為現在無謂之犧牲所激動，必能集中絕大力量，以減少將來之殘酷。縱使此種對於野蠻主義之集體抗議，需時二十年始能切實有效，然強有力之輿論，足以加速此日之來臨，則毫無疑義也。」

今日世界技術上，道德上均有一種休戚相關互相依賴之關係，任何國家欲完全孤立於政治風潮之外，尤以此種風潮日漸伸張之時，殆為不可能之事。苟非條約及道德標準為各國一致所遵守，無論國際和平或國內和平要均不能穩固。國際間無政府狀態，實足毀壞一切和平基礎，而使一切國家，無論強弱，其現在或未來之安全，遭受危險。因此恢復國際條約之尊嚴與維護國際道德，實為對於美國人民至有重大利益與至有關係之事。

今日世界最大多數人民及國家，皆希望生存於和平世界，彼等均希望排除壓迫彼等之勢力，彼等甯願為工業為農業為商業而努力，生產有利潤之貨品以增加財富，決不願從事製造

軍用飛機炸彈機關槍大砲，以毀滅人類生命與有用之財產。

在充實軍備企圖從事侵略之國家，以及畏懼外人侵略破壞本國安全之國家，現均以其國家收入之大宗直接糜費於軍備，其比例或竟達其國家收入百分之三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至吾美國每年所用於軍備者，則遠低於此，蓋僅百分之十一二耳。

吾人目前之環境，容許吾人將金錢用於橋樑與公路，用於水閘及改造森林，用於保存土壤以及其他有用之工程，而不以之用於巨大之常備軍及戰事工具，吾人實非常愉快。

但余對於前途，仍不能不抱殷憂。世界人口百分九十之和平自由及安全，現正爲其餘百分之十之破壞國際秩序，國際法律者所威脅，然此百分九十願依法律及普遍遵行之道德原則以生存於和平之人民，固可以覓取途徑，且必需覓取途徑以實現其願望也。

夫今日之情勢，係與全世界有關，確切無疑問題所關，不僅在於某一條約之某一條款遭受破壞，實乃爲戰爭與和平之問題，國際法之問題，尤其爲人道原則之問題。其爲違犯條約，尤其國聯會章，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固屬確實，但亦與世界經濟，世界安全與世界人類諸問題有關也。

世界道德意識，對於失平之事，及確有理由之怨望，固須承認其有設法解除之權，但同時對於尊重條約之尊嚴，重視他國之權利與自由，防止國際間之侵略，尤應認爲有無上之必

要。

不遵法律，猶疫癘也，蔓延全世，有加無已，事殊不幸。當疫癘方興之際，社會人士固知贊同隔絕病人，以保護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

余決以和平政策爲主旨，並採取適當措施，以免牽入戰爭之漩渦。夫處現在世界，參以過去經驗，猶有國家，違背神聖條約而侵犯對其未加實際損害且力猶不足自衛之他國，因以使全世界有捲入戰爭之危險，是固爲不可思議之愚事。然世界和平，列國安全與幸福，今則正在此愚事威脅之下也。

一國不能自制，對於他國之權利與自由，不知尊重，決難久強，且亦決不能獲得他國之信任與尊重。一國以妥協精神處理爭議，且能隱忍以考慮他國之權利，亦決不致因此而喪失其尊嚴或地位。

戰爭之爲物，無論其已經宣戰與否，均有蔓延可能，卽去原來戰區甚遠之國家與人民，亦可牽涉在內。是以吾人雖已決定置身於戰外，吾人要不能担保不受戰爭之不幸影響，亦不能担保不被捲入戰爭漩渦。吾人現正採取必要措施，以減輕吾人受牽入內之危險，特在此信任與安全兩俱破產之紊亂世界中，吾人亦殊難有充分保障耳。

苟欲使文明繼續存在，則基督之和平原則必須恢復，列國間既經破裂之信託亦必須重

建，其尤爲重要者，則愛好和平諸國之和平志願，必須明白表現，以期彼冀圖違反現行條約與他國權利之國家，幡然改變其行爲。維護和平實有待於積極之努力，美人痛惡戰爭，希望和平，故對於覓求和平，現方積極從事也。（節自美總統於十月五日芝加哥新建大橋落成典禮時之演說辭）（申報）

## 和平聲的響應

蔣介石

美總統爲人權與條約之尊嚴，已發表名論，力主擁護，此不獨我艱苦備嘗之中國人民聞之而有所感動，即彼列強中向來主張永久和平應建築于國際道義之上者，亦必爲之興奮。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國際間未能協力堅持遵守條約之義務，坐令世界遭遇種種嚴重影響，今日本復悍然不顧，在中國全部重施其侵略，是日本直自認爲彼實超過任何條約或國際法規之上，日本以爲關於東亞任何問題，世界各國均應聽從其指揮。頻年以來，中國方已進於統一，力謀和平建設，而日本竟欲一舉而毀滅之，凡日本之行動與策劃，不容各國有所過問與評論，是日本不啻自視爲世界無上之法權。

日本之企圖，無非欲令中國人民貧弱困苦，將其購買力消滅無遺，而中國之購買力，爲

促進國際商業之要素，彼所不問，彼不獨欲奪取我民族之生路，獨佔中國之市場，且將稱霸於全太平洋區域，倘此征服中國之迷夢，中國自己之力不克制勝，其他有關係國家又不能依法加以阻止，則中國之偉大市場，勢將淪陷，而太平洋局勢，亦將永無甯日矣。所幸本日消息，美國國務院與國聯大會均已採取譴責侵略國之步驟，此中國人民所深為感動者也。

我人現在奮鬥，並將繼續奮鬥，以期達到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之目的，俾吾人可繼續和平建設之計劃，吾人自衛之決心，始終一致，雖至戰士之最後一人，領土之最後一寸，亦不稍變更初志，非俟正義確立，條約重伸其尊嚴，吾人之抵抗決不停止。倘有關係之條約簽字國家，仍放任國際正義與法律之被蹂躪，使日本得繼續其殘暴之侵略，是無異贊助其敗我亡我之毒計，今美總統已發表其偉論，對於人權與和平均有闡明，足令我人確信，凡堅持正義者，必可如願以償也。（蔣委員長於十月七日對美聯社記者的談話）（申報）

## 爲維護國際條約之神聖而鬥爭

科

立法院長孫科於十月五日對滬外記者談中、日問題，痛斥日本對華政策之錯誤，茲將該項談話，移錄如下：「世界文明國家彼此關係之基本原則，乃在遵守國際條約，目前中國之

抵抗日本侵畧，固爲國族存亡之戰爭，但亦係爲維持國際條約之神聖而奮鬥；日本軍閥非特視國際條約如廢紙，且已決意分化及併吞中國。自一九三一年以來，黷武主義，已爲日政府之唯一國策，除武力以外，日政府已不知再有其他。查採取黷武主義之國家，鮮有不失敗者；中國現已決定予日本黷武主義者以重創。關於中國政府及人民抵抗日本侵畧之目的極爲明顯，蓋中國必須保持國家之生命也。自九一八以還，日本在華之行動，其目的在征服全中國，乃係無疑的事實。日軍閥欲求達到此項目的，竟不惜破壞國聯條約，九國公約及凱洛格公約。至於英、美、法、意等簽字國，是否坐視日本暴行而不履其國際條約之神聖義務，雖不得而知，但中國人民及政府已決意痛懲此國際條約之破壞者。因吾人設不阻止此種暴行，則國際關係之一切組織，均將被破壞無遺。由此觀之，中國目前之奮鬥，應獲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之熱忱擁護。尤有進者，日本之黷武主義，非特破壞國際間之條約且進而作殘殺人類之行爲，如日機轟炸南京，漢口及廣州之平民等暴行，實非文字所能形容。查日方暴行，非僅一種日常工作，且係該國首相所謂「使中國屈膝」政策之一部。但日方此種政策，實屬錯誤。蓋中國人民決不因武力威脅而屈服也。日本侵華結果，現已使中國團結一致。但國民政府絕未放棄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現仍是一三民主義之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中，各國均予中國以助力，如蘇聯曾努力協助中國解放獨立，英、美、法、德、意各國，亦各予以經濟上技術上之

援助。但在日本方面，則非特不予中國以此種援助，且設法破壞各國與中國之合作。中國現決不屈服，必予日本黷武主義以極大重創，以維護國際條約之神聖。（於十月五日對滬外記者談話）（新聞報）

## 戰爭國的神聖同盟和民主國的和平怠工

F 白黎

最近一星期是世界和平事業最慘澹的一個星期。世界上兩處戰神猖獗的地方，侵略者都得到了進步。

在西班牙和在中國，人們又看到了民主國的連帶責任。十一月二日，英國政府決議派商業代表赴薩抗曼加斯（西叛軍首府）同日又悉英國將承認薩拉曼加斯駐倫敦代表，因此，該決議的作用是不容懷疑的。無論艾登怎樣聲明，這是部分的外交上承認叛軍。英國作這一決議的那天，正是墨索里尼飛機慘炸列尼達的那天，弗郎哥得到外交上承認的時候，正在弗郎哥封鎖西政府口岸潛越作戰權利之後。此外，叛軍領袖更以下面的禁令通知外國領事；禁止船隻夜間通過西班牙領海，禁止船隻進出西政府口岸，宣布沒收西政府口岸洋面的一切貨物。

弗郎哥的此種舉動自然是與不干涉沒有關係的。但法國政府却保持着對比勒牛斯山的封

鎖。

法政府將怎樣同意英政府的態度呢？十一月八日艾登在衆議院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回答說，已經不斷地把事情通知法國，但英國政府並不擬要求法國同意。法國閣員應在法英合作的此種解釋中得一些教訓。

英國決議的目的是在影響法國政府。這一目的部分的已經達到了。張伯倫首相已把承認弗郎哥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了。即使法國政府不敢步英國政府的後塵，但它却找得到繼續堅持不干涉政策的根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不干涉政策的擁護者，採用怎樣不正確的理由。人們根據一些幻想的消息，說意大利放棄西班牙冒險了。說意大利已經召回它的步兵了。這種消息是沒有一點正確性的，雖則所謂西班牙之友以廣布此種消息之責自任。相反的，對馬洛爾加的攻擊從沒有這樣激烈。人們相信輿論，說意大利既放棄它的冒險事業，開放比勒牛斯山的門戶是不必要的，而比爾保將軍則正在進攻巴利爾，他將從巴利爾出發作密洛爾加和馬德里的總攻。

另一在今日用以反對西班牙的危險理由是，因為民主派的事業已經失敗了，改變對西班牙的國際政策是無濟於事的。這是怯懦派十五個月來常說的傳統論據：「三個月以前西班牙還有救，現在已經遲了」對於此種失敗宣傳非以全力予以打擊不可。一年前，人們駭怕馬德

里在幾日之內便要陷落。馬德里依然如故。

一年前共和政府沒有陸軍。今日共和政府的抗戰有五十萬的兵力。事實是民主派在最近幾天內已能成就多次的勝利了。此外，事實是叛軍雖在北戰場獲勝，但六星期來未能開始對馬德里的進攻。

在西班牙和中國的戰場上，和平力量的抵抗力非常強大。但應予此種力量以鼓勵和幫助的力量却對此種抵抗力怠工。

在這一觀點上，布魯塞會議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布魯塞會議是一切有意於維持遠東和平的國家都有參加的。這些國家的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優勢很大。至少遠超過日本侵略者的勢力。侵略者的勝利不但對英美是顯明的危險，即對於法國亦然。印度支那的報紙已明白的表現它們對於中國戰事可能發展的不安。最後要說的，暹羅在經濟上已經是依附國了，變暹羅為日本保護國的計劃是有的。

侵略者特別容易受窘。他需要用以生活——尤其是用以作戰——的物品，而這些物品又只能仰賴於有意於維持和平的國家。因此，只要共同努力就可以強迫侵略者放棄它手下的犧牲者，強力快復和平。

現在是問題的另一面。當布魯塞會議正在開會的時候，德意日簽訂了一個協定，它們在

這一協定上公布了它們的志願：干涉一切它們所認為有「共產主義破壞」危險的國家。

此種信條威脅着一切愛護和平的國家。一切國家，只要日本，德國或意國垂涎它的富源或領土，都可以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國家。

換句話說，布魯塞會議在討論一種已經開始的侵略，而侵略則聯合他的兩位卑鄙的弟兄公布他將來進行別種侵略的志願。

和平國家怎樣予以回答呢？從第一天起，布魯塞會議主席斯巴克外長就宣布會議不是法庭了。他們的集會不是爲了審理和處罰，而是爲了敷衍一切「合法的利益」。在此種情形下，個別的國家想第二次邀請侵略者。因爲怕被嚴厲拒絕，人們走了另一條路。人們給他一個怯懦溫和無以復加的牒文。在這牒文裏人們差不多還向天皇道歉，說因爲這一着妨害了他對中國城市的轟炸。

接着就是開始等待。爲了便于會議延會和挽救會議的面子，艾登提議組織小委員會，它的任務是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絡，這一委員會組織起來與否以及它的成分如何。現在還不知道。無論如何，艾登是想——意大利日本同盟者——參加在裏面的。

這就是說，英國統治階級對於瓜分中國的問題已經決定態度，已經承認華北日本保護權的建立了。這是布魯塞會議到現在爲止的結果。這是值得一切和平之友的嚴厲批評的。

無疑義的，如果美國代表援助蘇聯代表李維洛夫的努力，一如羅斯福總統支加哥演說後所能期待於他們的一樣，那會議的面貌，便將另一樣。如此，國美總統的演說非在法國和英國得到熱烈的歡迎不可。事實但並不如此。

羅斯福總統曾號召各民族成立和平民主陣綫。旭丹和張伯倫回答他說，法國和英國拒絕思想上的十字軍。

事情不是永遠可以等着自己來結束的！和平勢力既藉口不願成立十字軍而拒絕和平勢力的團結，而軍閥日本，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則對全世界公布了它們以侵略爲目的的神聖同盟。

布魯塞會議的經紀人，是值得在和平怠工者的座位上，換着倫敦委員會佔一席的。（譯自德文Rundschau（評論週刊）（譯報）

## 中國抗戰發動後的國際形勢

張 弼

上海戰爭隨着平津與察哈爾的戰事爆發以後，我們全面抗戰的局面已經漸漸展開了。在全面抗戰局面沒有展開以前，國內的一般「恐日病」者除了以中國武力不及日本的說法來

阻止抗戰的發動外，並且還以國際形勢不利的理論來緩和抗戰的爆發。這種荒謬的理論，在最近華北與上海戰事發動後，已經打得粉碎了。關於我們抗戰的軍事力量，這裏暫且不說，而僅就全面抗戰發動後的國際形勢，來作一個簡明的分析。

在遠東的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是站在侵略的地位，而我們則僅爲保衛國家的生存與獨立而戰，因此是凡愛好和平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對我們表示同情的，這在九一八事件發生時，就是如此情形，而在這次戰爭中，各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更有進一步的認識，一致予以嚴厲的攻擊。當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即一致對我表示同情，而在上海戰爭爆發，全面抗戰局面開展以後，國際形勢的發展，更有利於我們的抗戰前途了。

先以英國來說，它本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老相好，在九一八時候，西門外相對於日本的侵略行動，曾表示相當的諒解。但在這次戰事中，尤其是在上海戰前發生以後，英國對於我們爲自衛而起的抗戰，已表示極大的同情與善意。這一方面是因爲英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厲行，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而另一面則因爲上海戰爭的發生，已使英國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損失。因此英國爲着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起見，民間輿論固一致攻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而政府方面也已採取了某種程度的行動。

在民間輿論方面，工黨與自由黨的報紙，對於日本的侵畧行動，一向表示抨擊的態度，就是保守黨的各機關報，這次也一致反對日本的侵畧戰爭，尤以泰晤士報的言論最爲顯明。該報八月十六的社評說：『日本軍閥在中國的目標，是在華北造成一個在它統治下的走廊，以便將來作進攻蘇聯及乘機向南畧畧的根據地。』這種清楚的認識，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該報對於日本發動上海戰爭，也極力抨擊。謂日本早已失去各國同情，這次在上海無理作戰，絕不能讓他任意破壞英國的合法利益，（二十日社論）二十二日該報又登載前北平英使署參贊德志門一文，稱『日本決無力制服華人，祇有承認新中國受平等待遇的要求，始能保持和平。』等到二十六日英大使許閣森被日本飛機掃射重傷事件發生後，英國輿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行爲，就作更進一步的抨擊了。

至於英國政府的態度，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即對日本政府表示，希望華北戰事不致擴大。至滬戰爆發後，英國的態度更有明顯的表現，它一方面聲明英國在滬利益的損害，須由中日雙方負責。（這話是着重對日本說的），一方面則提出上海中立區的建議，規定中日雙方軍隊同時退出上海四週地帶，由英美法向日保障日本僑民的安全，向中國保證不使公共租界作爲日本的軍事根據地。這建議的主要目的，雖然是替英國在滬二萬五千萬鎊的投資利益着想，對於我們的主權並沒有完全顧到。但是它能够提出日軍退出租界的建議，却是非常值得

注意的一件事。英國對於日本的利用租界作爲進攻我國的軍事根據地，過去從來不敢提出半句抗議，但在這次戰爭中，竟有此種建議提出，足見英國對於日本的利用租界作戰，損害他們的利益一點，已有明確的認清了。這種觀念的改變，對於我們的抗戰前途是很有利的。不過這個建議，雖經我國在原則上接受，但日本已堅予拒絕，同時並封鎖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航務，這於英國利益更有關係，英國是決不會就此忍受下去的。

英國這種憎恨侵略者的態度，在其駐華大使許閣森被日本飛機槍受擊傷以後，有已更進一步的發展。英國對於此事將取何種態度，現在雖然還沒有決定，但對於英王代表之被無故侮辱，決不會以抗議要求道歉了事，這是可以斷定的。這次事件的發生雖然非常不幸，但於充分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行爲一點說，却於我們抗戰的前途是很有利的。

其次，說到美國對這次遠東戰事的態度，也是非常積極的。在蘆溝橋事件爆發後，美國國務卿赫爾即於七月十六日發表擁護國際和平的聲明，對日本間接提出警告，獲得全世界各國的贊助。上海戰事發生後，赫爾又於八月三十日發表聲明，主張「種種國際條約，如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等所包含的原則，都應爲國際關係的基礎，且應在全世界普遍實施，太平洋一帶也不宜除外」，（此語係針對日本所提出的保留而發）。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依照其國孤立主義者的見解，本應當放棄，完全退出遠東的舞台，但這種主張，現在顯已失勢，這我們

可以美政府派遣軍隊來華一點證明之。美國非但不準備退出遠東，而且對於我們的抗戰，還作間接的幫助行動，這就是羅斯福總統至今還沒有宣布中立法的施行。依照美國中立法的規定，凡是有戰爭狀態存在的地方，應禁止軍火輸出，除了交戰國用現金購買並以自己的商船運輸之外。這裏規定的施行，顯然對於我們有很大的不利，而於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國家，則有極大的幫助，因為我們的軍火多購自外國，要是美國施行中立法，禁止軍火運出，對於我們抗戰的前途就有很大的影響，同時要我們自己船隻去運輸，在日本帝國主義强大海軍的封鎖下，也是不可能的。而於日本，則因為它能製造大量的軍火，同時又有強大的海上威力，則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這種中立法如果實施，就不啻間接幫助侵略的國家加緊對我們進攻。美國政府對於這種情形看得非常明顯，所以遠東的戰爭狀態雖然已經存在，在華北與上海的海陸空大戰，還不是戰爭狀態存在的明顯表示嗎？但未宣佈中立法的施行。美國商務部長羅伯於八月十八日談話中，對此有明白的表示，他說：『因中日兩國所處地位不同，倘美國宣佈施行中立法，則有援助某國的嫌疑，我們決不願做』。此外各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麥克瑞諾與畢德門等要人，也有同樣的主張。

至於美國民間對於我們的同情，比英國更為明顯。如八月二十日華盛頓郵報說：『日本不論戰勝或戰敗，這種不可思議的暴行，都無以自圓其說，在歷史上，常有偉大國家，不惜

冒道德上的唾罵，犧牲其國家的前途，以遂其征服的欲望。但如現在日本進攻上海的暴戾，與不顧世界上文化的影響，則很少見。日本武器雖強，但不足敵其赤裸裸毫無掩飾的野蠻性所造成的仇恨。』含有半官性質的美國外交政策討論會也於二十六日警告羅斯福總統不能施行中立法，間接幫助日本。同時並說：『爲今之計，唯有由九國公約簽字國及蘇聯一致行動，禁止軍火供給日本』。此外美國反對戰爭及反對法西斯主義同盟會曾向日本駐美大使發表宣言說，美國千萬人民都反對日本侵略中國，並將派遣糾察隊圍困日本大使館與領事館，及喚起全國人民抵制日貨，以維護中國民主政體及世界和平。美國人民反對侵略者的態度，表現得最明顯也沒有了。

再次，法國對於我們的抗戰，更表示絕大的同情。所有的報紙都一致抨擊日本的侵略行爲，這與九一八時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主要的原因，是法國自從成立人民陣線政權以後，已經成爲擁護世界和平的一支生力軍，對於侵略者的行爲莫不予以痛擊。八月十五日人道報說：『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進攻，中國爲保衛領土，維護生存與攸久的文化，俾勿受野蠻的法西斯主義蹂躪起見，現已一致奮起，決心抗戰，全世界進步份子都向之表示同情。世間酷愛和平主義者，都知道中立政策實即破壞和平之謂，此項集體和平組織即以互助方式來援助被侵略的國家』，這種見解的透澈是無以復加了。至於法國政府方面，對於遠東戰事的態度，

雖然極爲積極，如派遣重兵保護上海租界，並同英國採取同一步驟，但因爲他本國的力量關係以及其他遠東的利益不及英美，在實際行動上還沒有什麼明顯的表示。

至於同我們毗鄰的蘇聯，一向是擁護和平不遺餘力的，同時又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死敵，對於我們的抗戰，當然是積極同情，而且是最有幫助我們抗戰的可能的。（編者注：本文排竣後，中蘇不侵犯條約已於八月廿九日在南京與莫斯科公開發表了）。

在全世界的強大國家中，上面所說的英法蘇四國，都是同情我們的抗戰的，而且將來也是最有希望同我們携着手一致向法西斯的侵略國家作戰的。此外德意二國，情形就大不相同。意國現在正忙於西班牙戰事，對於遠東方面還抱着比較中立的態度。至於德國，在華北戰爭初發生時，曾向美國與我國表示中立，但到滬戰發生，全面抗戰局勢開展後，真正的態度就漸漸顯露出來了。國社黨的機關報紙都一致承認日本的侵略中國，是在進攻共產主義，同時並用大字標題登載日本在華北大勝的新聞。例如八月二十五國社黨機關報 *Der Angriff* 於「莫斯科在中國的黑影」社論中說：『假如中國能會加入堅強的反共集團，那麼莫斯科亦化世界的目的就要失敗了。』這種說法不管是叫我們投降，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蹂躪。去年成立的日德防共協定的真相，到現在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

總之，我們全面抗戰發動後，國際形勢已有極大的轉變了。只要我們堅決抗戰到底，犧

牲到底，國際形勢必將有更利於我們的發展。我們抗戰前途的勝利，主要的是靠自己堅決抗戰到底，予敵人以堅強打擊，雖剩一兵一卒，也不中途屈辱求和，而在另一方面則也有賴於外交形勢的善為利用。這在消極方面，我們除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及其幫凶外，對於一切友邦都要極力避免引起惡感的行動；而在積極方面，我們要加緊外交活動，派遣國民外交使節，擴大對外宣傳，以冀獲得各友邦尤其是英美法蘇四大國之更大的同情，以至於進一步結為與國，在物質上或在實際行動上幫助擊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保全世界的和平

（中華公論等戰時聯合旬刊）

## 長期抗戰中之國際局勢

公達

中國此次對日抗戰，在爭取國格與人格，無論抗戰之結果如何，國格必樹立，人格必保存，而民族之必復興，乃絕不容置疑的事。所以在抗戰未發動以前，並未曾考慮國際形勢是否有利於我。反之，日本認清了國際現實，把握着最好的機會，他深知西班牙問題一日不解決，地中海上的交通安全一日無保障，則英、法即踟躕不前，蘇俄清黨工作未完成，美國藍鷹運動未收效，到太平洋的波濤不致向日本而激動，於是三宅坂的英雄乘人之危，攻我無備，

企圖先則不戰而取，續則一戰必取，孰知中國全民族抗戰之幕一經揭開，即予敵人以莫大的打擊，中國人固然永久不向日本「屈膝」，即折腰亦非現階段的中國人所肯爲，日本徒做其迷夢罷了。

抗戰已兩閱月了，我們雖則沒有期待着國際形勢的變化若何有利於我，然而時勢的推移，日本的「順境」似乎已遭受了不良的變動。第一，中國與蘇俄的合作是走到具體化的道上。八月二十一日成立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一九三三年早有成議，而未定讞，幸賴日本的砲火於今促其實現。在法律的觀點上，該約的意義固止於互不侵犯，而在我們抗戰的觀點上，其作用至深且大！……這當然是日本所不樂聞的。第二，七月七日前，英國與日本在倫敦進行談判？在日本始終未忘重溫英日同盟的舊夢，在英國又何嘗不打算向日本進最後一次的忠告，然一遇蘆溝橋事件發生，英國毅然與日絕緣，改變其外交方向，謀與意大利接近，向羅馬建議重行聲明本年一月二日英意地中海紳士協定的效力，并擬擴大其效力所及之範圍至紅海與印度洋。英國對意大利的妥協政策不幸雖告失敗，然良好的印像則存留在外交家的腦海裏，蜘蛛馬跡既有可尋，將來時機成熟，舊事未始不可重提，此亦爲日人所感覺頭痛者。第三，英國溫情主義的外交直到如今未能奠定歐局，無論頭腦如何冷靜，亦不能不稍有衝動，故「惟英國加強武裝始能保障和平」，四萬萬磅國防公債發行之後，積極態度露骨表現出來，

與意大利既不能言歸於好，又何妨反其道而行？此所以有最近尼翁會議之召集。根據尼翁協定，英、法兩國在地中海切實合作，共出海軍力量負監察責任，如遇有國籍不明之潛水艇破壞航行交通，得擊沉之，此乃針對羅馬而發，意、德兩國雖拒絕參加尼翁會議，然英、法間之矛盾業經完全消解，兩國之行動今後不能不慎重將事。英、法既下最大決心，蘇俄早在幕中策動，尼翁協定確切證實了英、法、俄進一步的合作，此又爲日人所惶恐者。第四，從平津與淞滬的抗戰，我們可以看出法國是積極同情於中國的，何以法國如是關懷呢？我們當然知道一九三五年的法俄互助協定是確定了兩國的未來命運，則法國自爲其同盟國的代言人，同時亦當解悟從利害關係着想，如果英國一旦退出香港，則法國反站在第一防線，遭受威脅，必甚於英國。總句說來，應付遠東政策，英、法、俄三國必出於一途，如遇大戰發生，以法、俄之最強陸軍空軍，以英國之大海軍，同其步驟，與敵人周旋，勢必如摧枯折朽，此情此景，實令日人坐臥難安。第五，美國的放棄遠東趨向縱日見具體，然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與赫爾八月十日之聲明，在在足以說明美國有保留條件，美國的消極亦會收消極的效果的，縱使美國整個退出遠東，亦萬無助日抑我之理，日本何所希望於美國呢？

僅此足夠表明由於國際形勢的急轉直下，日本處境與日感受困難。近日傳說日、意同盟並日、意、德同盟，果如實現，亦無庸驚怪。須知德國是西北歐間的德國，希特勒外交的終

極目的，不過在取得殖民地，意大利始終跳不出地中海的範圍，自從併吞了亞比西尼亞之後，所謂「大羅馬帝國」的輪廓業告成功，墨索里尼躊躇滿志，夫復何求？此時與日、德相呼應，似亦爲其外交上稱雄應有之姿態，果爾發動歐、亞大戰，雖有日、德、意同盟，難保不再師一九一四年歐戰故智，脫離同盟國而守中立馴至加入協約國方面。

我們這次抗戰，全民族抱必死之決心，以求最後之勝利，根本對國際不期待些什麼，顧國際風雲的演變，消極方面和積極方面自然地必然地有利於我，抗戰越久，國際形勢對我越有利。我們應當絕對樂觀。

## 國際間的縱橫離合與中國前途

金仲華

在目前我們進行抗戰的期間，國際間的關係也呈現了種種縱橫離合的姿態。比較重要的，如不久以前的尼翁會議，如九國公約國會議進行時日德意的突然簽訂「反共公約」，如意德對於比京會議的種種反響與姿態，如巴西的突然成立法西斯政權，以至最近英國樞密大臣的訪德，英美的進行商務談判，日蘇間關於領館問題，韓僑問題及漁約問題的爭執，日法關於安南及海南島的問題等等。這種種發表，對於我國都有直接間接的關係，而爲目前我們所

應該密切注意的。

我們要注意這種種國際間的縱橫離合的姿態與發展，特別是因爲在目前我們的抗戰，不單要決勝於軍事的戰場，尤須決勝於外交的戰場；而這種國際外交的發展，我們不能用被動的期待心理去應付，尤須以主動的自發精神去運用。目前一般人注意國際環境的發展，我們覺得有三種傾向，容易造成錯誤，必須加以糾正：第一是以爲抗戰已逾三月，而國際間的援助未見積極發動，似乎出於意外，而引起多少失望抱怨的觀念；這種觀念的錯誤，是由於對外的期望過切，對於本身的努力，未經檢討，因爲自從我們發動抗戰以來，國際間曾有無限廣大的同情的表示，而如何使這種表示轉化爲具體的行爲，端賴我們本身能加以推動運用，所以這種失望抱怨的觀念，是不應該有的。第二是以爲目前我們在國際中間，應儘量求取與國，而不必有所選擇，這在原則上固然是不錯的，因爲萬邦協和，正是促成世界和平的大道；但有一點我們却須注意，在平時狀態下，這種萬邦協和的政策，固然是立國處世的最好方法，而在戰時狀態下，要求外交上的獲得積極效果，我們却不能不認清本身的利害關係，與國際局勢的基本趨向，決定我們外交努力的真正重心。第三是最近國際間的縱橫離合的姿態，似乎顯得侵略者及其同盟者，在東亞以至歐美的勢力發展，使人驚心駭目，莫之能禦，於是有人以爲外交上或可以利用機會，不顧本身反侵略的立場，投入此混沌的漩渦；這種投

機的心理，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本身立足不穩，恰好成了國際漩渦中的犧牲者。

要改正上面的幾種錯誤觀念，我們在目前變幻複雜的國際關係中間，必須認清種種發展的基本趨向，堅定本身的正確立場，然後能求得中國前途光明的出路。法國社會黨領袖現任國務協理萊翁勃倫於本月七日在巴黎演說，指出「我們已到臨一九一四年時的局勢」。這話是非常準確的。要把握目前國際間種種縱橫離合的發展，我們必須認清，現在已到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了；像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國際間的縱橫發展一樣，眼前的一切發展，正是侵略者與反侵略者佈置陣勢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日德意突然成立了「反共公約」，一方面萊翁勃倫也指出：「目前和平的重要因素，伏於英蘇兩國間關係的狀態」，同時英美的許多政治家，也無不力說這「反共公約」對於英美法威脅的重大，要求英美法三國之間，應有迅速的積極的團結，以保障世界的和平。我們可以斷言，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的陣勢，又將重復出現了，所不同者，當日的奧匈帝國，已為今日的日本所代替，當日的英日同盟，將由今日的英美合作來代替了。更顯明的，當時的幾次巴爾幹戰爭，即等於近數年來的滿洲戰爭，阿比西尼亞戰爭，西班牙戰爭，以及目前的中日戰爭，其間的唯一差別，只是今日戰爭的範圍及其猛烈性，遠過於一九一四年而已。

在這樣嚴重的國際局勢中間，我們對於本身反侵略的立場，決不能有絲毫的游移，造成

全盤破碎之局。一九一四年奧托曼帝國崩潰的悲劇，正是最好的教訓。目前有人眩惑於英蘇間若寒若熱的關係，眩惑於英國對德意分別拉攏之態度，不知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前，英王曾親往柏林，與威廉二世握手言歡，提議互保歐洲和平；然而國際縱橫離合之大勢，却如急流奔泉，絲毫都不能轉移方向，在德國向法俄宣戰之後，不上三天，英國的態度已完全判明，使威廉後悔莫及了。目前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戰爭對於英法的威脅，遠東戰爭對於英，美，法，蘇在太平洋岸利益及其安全的威脅，中歐局勢對於法蘇的威脅，以至巴西政變對於美洲和平的威脅，都較一九一四年前的種種變化，嚴重得多。國際間反侵略的局勢，隨着一處處的刺激，正在迅速的形成：我們只要堅定自己的立場，積極加以運用，我們的前途決不會失望的。

（申報）

## 國際陣線的演變與中國抗戰

張志讓

在中國全面抗戰的三個月中間，國際政治上發生了許多的變化，使它不斷地向着一定的目標發展，而這樣的發展却是於中國的抗戰爲有利的。

這三個月中，最早並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這是不用說了。照時間

來說，其次就是尼翁協定的成立。

在尼翁會議之前，地中海上發生了『海盜』的行爲，就是西班牙政府和英、法、蘇等國的商船甚至它們的軍艦都不斷地爲一種神秘的潛艇所襲擊。有時竟被擊沉。它是出於意大利的指揮，已經爲當時公開的秘密。它的目的是在斷絕各國與西班牙政府的商業關係，使這個政府可以早日爲叛軍所推翻。可是這種行爲的影響不但使叛軍容易取得勝利，並且危害了英、法在地中海的航綫。這是尤其對於英國爲一個致命的痛苦。所以它們兩國就於九月十日在瑞士的尼翁城邀集了一個地中海會議，討論制止這種行爲的辦法。這個會議的結果有足以使人驚異的一點，就是意、德兩國雖然拒絕參加，而與會的十一國竟能於兩天之內完成協定。它的內容是在地中海上由與會各國海軍分區担任監察，遇有潛艇襲擊商船時，得分別情形由該商船所屬之國或任何國之軍艦加以擊沉。協定簽字之後，英、法兩國就立刻派大批軍艦到地中海來。意大利在此集體壓力之下，覺得束手無策，經英法一度邀請以後，就於九月三十簽字加入。這件事實很充分地表明了：愛護和平的國家只要能夠定下有效的辦法，一致進行，是不難使侵略者就範的。它可算是英、法、蘇實力合作能決國際事件的第一次。它使這些國家的聯合進了一步。

來抵制這樣的聯合，就馬上有墨索里尼親訪希特勒的事情。他們談話的結果雖然並沒有

正式發表，然而他們已經商定再進一步地來聯合對付和平陣綫並且就干涉西班牙的問題取得更深入的諒解，却是很顯然的。這個事件表示了：兩侵凌國的中間，因為要解決它們對於和平陣綫以內各國的矛盾起見；願意把它們彼此間的矛盾暫時攔起。這是侵畧陣綫方面聯合的進步。

正在尼翁會議的時期，我國就對於日本侵畧戰爭的問題向國聯提出了申訴書。這次我國對於國聯的希望和依賴不像『九一八』時期的那末大。可是我們馬上發覺英國的態度已與那時不同。在那時期，美國有心相當地幫助中國解決滿洲問題，不料英、法兩國——尤其是英國——始終袒日，以致我國在國聯徒耗時間而並無絲毫實際效果。這次英國的態度却較以前為好。大會所通過的譴責日本空軍暴行的決議案就是英國代表在諮詢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也是他在諮詢委員會的十三國小組委員會所屬起草委員會裏的建議。這種態度的變更究竟它的原因是在那裏呢？

原來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對立是有幾十年的歷史。自從一八九四年的英日協定起，英國就採取了一個聯日制美的政策，在一九〇五年的英日同盟條約裏並且規定：任何一方有對美戰爭時，其他一方即有援助的義務。在華盛頓會議之後，英日同盟就不再繼續，然而這種精神却直到『九一八』的時期還沒有變更。且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勢力大盛，英國在各

方面都受到它的威脅——各自治領尤多爲其勢力所籠罩，華盛頓會議雖然把日本暫時抑制一下，然而英美雙方的對立則反而因此加強。到了『九一八』的時期，這種對立正在它的高峯，所以英國對於滿洲問題就採取了對日放縱的政策，始終不肯與美國合作，以致造成以後亞東的危局。可是到了這次中日全面戰爭的時候，美國經過了幾年的孤立時期，英美對立已經減少。而同時日本侵犯華中，窺探華南，並以飛機轟炸全國都市，勢在吞滅整個的中國，危害英國在華一切的利益，與它向來所稱取得根據地即向蘇聯進攻之說完全不符。所以英國外交就不得不相機轉向，願意與美國合作對日。這是英國態度相當好轉的原因。

但是英國態度的變更還並不是一國決定國際聯合對日的因素。它是要由美國來領導的。美國自從『九一八』時期嘗過英國的滋味以後，就認定了對於歐洲的合作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問題，況且經過了極端的不景氣，羅斯福總統早就定下了以全力解決內政的方策。所以對於以後的中日糾紛和意阿戰爭及西班牙內亂都不過問，並且還進一步頒布了一個中立法，以爲絕對孤立的保障。到了我國全面抗戰的時候，仍舊保持舊態，不肯稍受牽累。羅斯福曾經一度爲撤退上海全部美僑的談話，美國駐華大使並且因爲受到日本飛機轟炸南京的警告，令美僑離京而自己也避上軍艦。然而同時英國却在國聯主張正義，並且隨時表示應該得到美國的合作。這樣才使美國的態度漸漸改變。所以國際譴責日本空軍暴行以後，美國國務卿赫爾也就

馬上聲明：如各國將來有聯合行動，美國當予以非常仔細的注意。可是這還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決定和平陣線各國對日態度以及和平陣線對於侵略陣線整個態度的關鍵確是羅斯福總統十月五日在芝加哥的演說。

羅斯福在這個演說內很確切地說明了：世界無法紀的疫癘應該加以強制隔離，以免傳染；愛好和平的國家應該實行聯合行動來維護法律及和平所賴以支持的原則。這個演說把美國的孤立政策完全推翻，決定了與歐洲重新合作的政策，可算是美國史上乃至世界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事情。

同時國聯就草定了一個認定日本違約侵犯中國的報告書及召開九國公約會議的決議案；它們都在大會通過。英國並且於該會議開會的前後一再聲言：關於中日問題，無論採取何種行動都靠美國的合作，且需要美國的領導。在該會開會之初，美、英、法、蘇各國代表的演說也都大致相同。美國這樣地與歐洲各國聯合希圖解決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可說是自從世界大戰以來沒有看見過的。尼翁會議表示了英、法、蘇三國聯合行動的可能，是和平陣線的一大進步；勃魯塞爾會議則表示了美、英、法、蘇四國聯合行動的可能，是和平陣線的更進一步。這不僅是與中日兩國有關的事情，而實在是與將來整個世界政治有關的事情。

在九國公約會議中顯然助日的就只有意大利一國。它自從地中海協定成立，一次屈服於

英、法、蘇的聯合陣綫以後，又接着因爲撤退志願兵的問題與德國一同受到英法的壓力。英法兩國一面邀意大利談判，一面彼此商量兩國海軍聯合行動以爲對意威脅的辦法。結果是意德讓步，決定組織委員會監察志願兵的撤退，至不干涉委員認爲撤兵已有大進步時即承認叛軍爲交戰團。蘇聯對於交戰團一點拒絕投票。這是英、法、蘇在地中海協定之後再一次聯合對付侵略國的事情。等到九國公約會議開會，在開幕演說之中，又馬上表現了意大利與美、英、法、蘇陣綫的對立。日、德、意三國就在這樣的形勢之中，在羅馬訂立了一個三國防共公約。這個公約是在德意協定，日德防共協定和日意協定之上所加的王冠。

這個公約表面上是在對付第三國際其實是來對付英美的。它的目的是要以加強侵略陣綫來拆散和平陣綫——把英國從那裏分離出來並且因爲英國的分離而帶出一個美國。然而這個公約所具的擴大陣綫的趨向有拉進歐美各小國的危險。這是與門羅主義絕對不相容，爲美國所最不願意的。最近巴西的政變就是一個例子。英國雖然現在一面就要與意大利開始那早由雙方表示願意舉行的重要談話，一面決定遣派要員前往柏林；然而意大利在地中海及非洲的野心既不容易與美國保護生命綫的需要相調和；德國所欲收回殖民地的希望又很難完全如願以償；而它在中歐的雄心尤其爲法國之所切忌。此外還有那個德意兩國都不肯放鬆底西班牙問題更是無法解決。在這裏我們可以斷定：英國與德意妥協的可能實在甚少，而美、法、蘇

與它們的對立則反要因此更甚。所以，侵略陣綫因三國防共協定而發生的強化作用，非但不能拆散和平陣綫的各國，而適足以增強它們的團結和它們與侵略陣綫的對立。中國是受着侵略國家的暴行而需要和平國家的協助的。所以國際兩大陣綫這樣的演變是可稱爲有利於中國的。

（文摘）

## 從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胡愈之

戰爭和一匹劣馬一樣，一經發動之後，連發動者本人，都休想控制得住。自然，日本的大陸侵略政策，是以準備世界大戰爲其主要目的。但是在目前這一階段，日本本只企圖完成在華北的軍事佔領至少在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並沒有想到要引起中國的全面抗戰。在那時候，日本只打算玩着過去一套把戲，威脅地方當局，不戰而奪取平津察南。所以在那時候，日本是再三宣言要拿蘆溝橋事變，當作地方事件來解決。換句話說，牠不打算就引起中日間的全面戰爭。

但事實是怎樣呢？自蘆溝橋事變以至平津失陷，以至上海抗戰，以至日本陸海空軍在全中國海岸進攻。一直到目前，這局勢的發展，是日本帝國主義自己所沒有預料到的。日本帝國主義最初只打算把戰事縮限在華北一隅，後來却立即擴展爲中日全面的戰爭，現在又擴

展爲太平洋各國的嚴重的衝突。這是連侵略國自己都沒有把握到的。

從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到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戰開始爲止，這是一個階段。在這階段內，日本帝國主義只是要求華北事件地方解決。但是八月十三日之後，地方解決已沒有可能。侵略者不能不改變口吻，而主張用武力「使中國屈膝」了。

怎樣才能「武力使中國屈膝」呢？日本帝國主義這纔調遣了七十餘艘戰鬥艦和驅逐艦，四五十艘運輸艦，數百架飛機，——幾乎是海空軍實力的大部分——在中國東南海岸進攻，並且掩護七八萬的陸軍常備軍，企圖在上海吳淞登陸，苦戰了將近一月，上海吳淞方面，日本軍隊依然不能在中國領土之內建立陣地。而陸空軍的損失，却已超過了日俄戰爭以後的紀錄。日本帝國主義已知道要叫中國「屈膝」，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但是中日兩國以外的第三者，——尤其是英國，打算設法把戰爭的範圍縮小。英國首先提出了上海中立化的計劃，得到了法美的贊同。這個計劃的用意，是要把戰事，限制在華北，避免長江以南日本和英國的衝突。且是日本明白撤退上海租界附近軍隊不是叫中國「屈膝」的好辦法，所以對於上海中立化的計劃，給一個駁回。不但駁回，而且用攻擊英大使許閣森的乘車和封鎖中國全部海岸這兩件事來答覆英國。

因此從八月二十五日日本海軍當局第一次宣佈封鎖中國海岸之後，中日戰爭發展到一個

新階段，而發展到太平洋各國間的嚴重的衝突，表面上雖然只是中日兩國的戰爭，而實質上已牽涉到了一切和太平洋利益有關的各國。

先就軍事方面來說，戰線已延長到從外蒙邊境起到海南島爲止。南口和張家口的失守，日軍向平綏路和山西的繼續西進，使蘇聯有隨時牽入戰局的可能。一旦外蒙邊境遭到侵犯，蘇聯根據蘇蒙互助公約，必然要出兵援助外蒙，向日本作戰。現在西伯利亞的紅軍已經開始動員，在伯力設立司令部。而濱海省方面，蘇聯陸軍和海軍也正在進行演習。這些都表示太平洋北部局勢的嚴重。在南部，日本封鎖了中國海岸一直到海南島爲止，使香港商業及航運，受重大的障礙。不但如此，日本海軍空軍進攻廈門和汕頭佔領伶仃島和東沙島，甚至企圖在海南島登陸。顯然日本要在新加坡，菲律賓，香港中間，設置海空軍根據地，以作侵略英美法遠東屬地的準備。這表示戰爭的發展，已形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英美法蘇各國的正面衝突，而不僅僅是中日兩國的衝突了。

不僅如此，日本對中國海岸的非法封鎖，給予英美利益所依據的門戶開放政策，以致命的打擊。而日軍在上海天津北平廈門以及沿海各城市的不斷的轟擊，使英美各國在華的投資利益和中國外債担保（海關收入）受極大的損失。據初步的統計，到目前爲止，英國在華投資及商業利益，損失總數，約達二十萬萬元，美國損失總數，約達十萬萬元。英美是不是能够

始終坐視着在遠東的投資利益和市場完全給日本劫奪去呢？當然是不能的。

在事實上，英國對日本的態度，已經一天天強硬化。英國一方面在靜待着東京對於許閣森被擊事件的最後答覆，另一方面正在力謀地中海問題的妥洽解決，預備用全力應付遠東事變。華盛頓在表面雖仍採取孤立政策，可是上海美商的拒絕返國，美國海員的拒絕貨物運往日本，這些事實一定會影響白宮的政策，而使羅斯福採取更堅決的態度，因此太平洋各和平國家聯合對日的外交行動，是遲早要採取的。這外交行動失敗之後，也許會很快地轉變成軍事的衝突。

總之中日戰爭有轉變成太平洋大戰的可能，這在現在已成爲十分明確的事實。只要我們抱定鐵一般的意志，堅決抗戰到底，我們在太平洋大戰，一定得有最後勝利的把握，因爲除了侵略者之外，一切力量，都在我們這邊啊！二六，九，九上海（世界知識等戰時聯合旬刊）

## 巴黎三十一團體爲中國事件聯合宣言

人權雜誌

各和平主義者與工人組織之代表，一切願與中國保持常態關係之組織之代表，以及凡具有法蘭西思想者之代表，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經「中國人民之友」協會之邀請，舉行會

議，經聽取法國總工會秘書長來昂，石屋氏，著作家昂都贊。維奧里斯夫人，以及教授魯意，拉羅亞氏三人之報告後，向舉世輿論界公開宣告，蠟視法蘭西曾經簽字於其上之各條約——尤其是國際聯盟公約，華盛頓九國公約，及白里安與凱洛格之非戰公約，而侵犯中華民國之獨立之犯罪行為！

對於日本在遠東所實行之毀滅行為，搶奪行為，轟炸不設防之城市與醫院，摧毀文化中心與大學，屠殺婦人兒童與老弱等等行為，我們特加以恥辱的烙印。

並共同議決：

(一)負責以演講，集會，廣告，電影之諸方法，將中國事變所有之真相告知本屆到會各代表之同志，以及舉世之輿論界；尤其對日本在國外所設各通訊社，欲替其蠟視公法而在遠東正在進行之侵略行為作辯護之虛偽論據，須痛加駁斥。

(二)應督促法國政府。為顧全國際和平及與世界秩序維存有緊密連繫之法國安甯起見，而實地採用制止日本武力侵略，俾中國得以保全其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之各種有效方法；尤其，當使世界公認日本之行爲為侵略行為，宣佈日本之封鎖中國海岸為非法，並對侵略國實施以國際法律上所規定之經濟制裁與政治制裁。列強對重新樹立遠東和平之舉，具有最高之經濟壓力與政治壓力，只須各列強間為制止侵略而調整其努力之步驟，即足以生效。

(三)應努力促使法國政府給被害之中國以廣大之救濟。此種救濟之舉，應包括：(一)對中國人民予以衛生上及醫藥上之援助之組織；(二)對中國難民之救助；(三)維護中國民衆之自由及對上海法租界之中國難民及受傷者給予有益之救助；(四)與中國所有海陸兩方面之常態商務關係，應由法國爲之保持；(五)法國出席白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之代表，應以其一切之強力，支持中國方面之各種正當要求。

(四)同時本屆到會各代表鄭重宣言在各該組織之內力求實行一種於中華民國有益之最積極之連帶行動。此種連帶行動。尤應於捐款救濟戰區受害者，努力作有利抵制日貨之宣傳，及拒絕供給並運輸於侵略國有利之一切物品三種形式下表現之。

吾人謹向中國人民與政府之勇敢抵抗，致其敬禮；對於保衛上海及在北方制止日本侵進之勇武軍隊表示欽佩；並以綽絕前古之堅決態度，肯定中國人民之此次抗戰實與全世界之民族有關，由其抗戰之結果，與國際和平之「命運」與吾人文化之「將來」有不可分的連繫。

『中國人民之友』協會；人權大同盟；勞工總聯合會；世界和平大會；國際同志會聯合會；世界反戰與反法西斯委員會：平民『和平與自由』運動；國際友誼會；法國教育同盟會；世界婦女會；婦女擁護和平與自由同盟；母親與女教育界同盟，法國平民救助會；世界反法西斯主義(Racisme 按即德國之希特勒運動)大會，民主派後備軍官聯合會；民主派退伍兵聯合

會；和平主義派退伍兵同盟；木十字會；全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世界學生聯合會；J.E.U. N.E.S.：非宗教民主派青年會；擁護國聯青年會；人權大同盟青年會；共產黨青年聯合會；社會黨；共產黨；中國救國聯合會；巴黎中國書報社 中國學生會；中國國民黨駐歐支部。

（譯自法國人權大同盟之人權雜誌）

（譯報）

## 日本在國際上的掙扎

思慕

### 一 對英美放烟幕彈

我們知道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日益孤立化，與英國重續舊歡的夢粉碎之後，只得投到希特勒和慕沙里尼的懷抱裏；但正因為這種投靠，日本與世界的民主家間，便劃有一道難越的鴻溝，在他方面，到了利害衝突的關頭，日本的法西斯同盟者「朋友」與否也成問題。

在華北事變發生的前夜，英美等國與中國在經濟上有密切的合作是我們共知的事實，也是日本發動蘆溝橋事件的原因之一。直接打擊列強諸國在華利益的上海戰爭，雖也只引起英美法政府對中國一致的道義上的援助，而沒有積極地制裁日本。不過，自從日機襲擊英大使

許閣森，日軍艦封鎖中國全部海岸檢查第三國商船，進華南佔領伶仃島東沙島，企圖佔據大鵬灣，覬覦海南島以來，不獨外僑的生命和友邦的尊嚴，不在日本的眼中，而且列強在中國航業、商業、鐵路以至全部的利益，及在遠東的海軍根據地，（香港，新加坡，廣州灣，安南，菲列賓）也受日本的威脅。如果中國繼續奮戰下去，並且極力把戰爭擴大，忙於地中海問題的持重的英國紳士，以及表面上說是守着光榮的孤立，而實際上看着英國的態度隨機應變的森姆大叔，爲着保持遠東的利益和生命線，也會轉爲強硬，採一致的行動，日本當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不過到現在止，英國的態度的溫和——在關於擊傷英大使案致日本的通牒上充分地顯出來。以及英國的避免捲入漩渦的表示，得確仍給日本以可乘之隙，最近羅斯福總統禁止政府營的商船運軍火到中國日本去，縱然說不是援引中立法，但日本已暗自慶幸，朝日新聞說：「美政府這種舉動對於中國有重大的打擊，而日本不蒙甚麼損失」。在中國正向國聯申訴請求制裁日本的當兒，日本乘着英美列強的弱點，施展她的狡猾，來離間她們與中國的親善關係，自屬意中之事；而且也有一些事實表現出來。

自上海戰爭發生後，伏處法租界的川越大使，最近又恢復他的活動，在前兩天他對路透社的記者大發表其談話。他說：「如果日本現在的事業得到成功，外人不用担心到他們在華

的工商業的活動的前透。」他又說：「日本在華活動的成功，只是使中國的領袖，取消不幸的排日運動和摒棄共產主義，……只要這點明白了，外國貿易或現在外國在貿易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前途，便無置疑的餘地」。在談話中川越雖然聲明「中日的問題由中日兩國自行交沙，是向來的傳統政策」，但末後他又說：「可是，記起一九三二年中日在上海的衝突，和藉着有關係的列強的合作而成立的協定，我個人以為要使現在淞滬的戰事有圓滿的結果，日本不一定不願意接納這些有關係的列強的合作建議」。這些話顯然又是日本給英美列強的餌了。誠然，日本成功後的門戶開放，列強在滿洲已領教過，再來一個第二次的淞滬協定，只會使日本在上海更是跋扈。不過在日本這種甘言的後面，當也有或多或少的甜頭洩漏給英美——特別是英國——看所以，差不多在同一時候，英國的代辦大使賀武曾訪川越作過密談。據說賀武提出的四點要求是：（一）上海的公共租界的行政權的完整要保持，（二）日本不得有危及英國在華南的商業利益的行動，（三）英國在中國沿海的航業，不為日本的封鎖所影響，（四）日本保證不佔領香港附近的有軍事重要的島嶼。這種要求如果是確實的話，只表出英國是已把日本對她的遠東利益的威脅，認真注意，而却想向這東方的「海盜」講條件。可是川越的答覆只說日本軍隊在可能範圍內尊重日本在上海的利益，對於英國的提議不能贊同一詞。將來英美列強會不會上日本的當，雖未可斷定，但日本那一套用硬用軟的手段必盡可能地施展出

來。

此外，新近日本近衛首相曾說過：「欲對歐美解釋日本這次對華戰爭的理由，不得不靠日本的財界人士。事實上，東京政府已準備派遣國民使節到歐美去，盡他們的歪曲事實，「好話說盡」的能事，使節的人選也在攷慮之中。這一方面證明日本的官方發言人的國際上的信用，已給這次露骨的侵略，大量的屠殺一筆鉤消了，只得祭起「國民外交」的法寶來，同時也足見悍然不顧世界公論的日本，在世界的集矢之下，也不得不抱一下佛脚。但事實勝於雄辯，極狡猾的宣傳，也不能把鐵的事實拗過來吧。

## 二 對蘇聯暫時「自重」

日本這次發動的侵略戰爭，以囊括華北 奪取進攻蘇聯的根據地爲主要目的，凡是明眼人，都不會看過在日本還沒有完成她的華北的企圖以前，她當然不想與蘇聯發生直接的衝突，以免日蘇戰爭過早的爆發。當然，日蘇的國交還是緊張的，如在從前就有惡化的可能。例如本月五日哈瓦斯的電訊說：日本誣蘇聯的兩艘軍艦有水兵三十五人在烏蘇里江沿岸偽滿邊境的虎林城上陸和逮捕居民。新近因日本的漁船和巡艇潛入朝鮮附近的蘇聯領海，作間諜的活動，前後被扣留二十八艘。不過對於這事，日本外務省的發言人雖有如不訊速釋放，就「採須取步驟」，但取甚麼「步驟」却不明言。從九月十日外務省發言人的聲明看來，日本似

有避免日蘇外交危機之意。這兩天的消息也說日本只與蘇聯作釋放這些船隻的談判。又如蘇聯因日本在蘇的領事館有八處，蘇聯駐日的領事館只有六處，而諾窩西伯爾斯克（Novosibirsk）和奧狄薩（Odessa）兩地沒有日僑及日本的商業利益，沒有設領的必要，通知日本封閉這兩地的領事館。事實上這是爲防止日本在這兩個軍事要地（前者爲西土與西伯利亞鐵路之交又點，中蘇交通上有極大的重要，後者是蘇聯從黑海出地中海的海港在蘇聯的西部國防上也有重大的意義），作間諜的活動起見，日本爲企圖暫時緩和日蘇關係起見，也只有答應了。

誠然中蘇不侵犯條約的公佈，不獨斬斷了中日防共協定的可能的根蒂，而且給予日本以不少的打擊。日本拿「赤化」「第三國際的工具」等話來反應，自是應有的文章。又如日本的軍事發言人新近在上海的招待外國記者會裏說寶山縣城的牆上貼有「蘇聯萬歲」的標語，是反日的明證，更是太高明的中傷辦法。其實，「赤化」等名詞，給希特勒大用特用以來，已成了不中聽的濫調，連英國的「死硬派」也聽厭了，出自日本的人的嘴裏，當然也不會有甚麼靈驗。

### 三 把法西斯的幫口拉緊一點

在德國方面，我們就看見對日本的軍險，暗懷醋意。據八月廿二日海通社的維也納電，駐日德使曾向日本聲明德國政府不贊成日本耗費其實力於中日戰爭上，因德國在華商務

利益，不能協助日本在華之戰爭。這種冷淡的態度據說使東京朝野大為震動。又如漢堡外國人報對於日本戰勝後，經濟上能否獲得利益，能否消滅中國人的敵視，表示懷疑回國參加國社黨大會的中國德僑代表對記者聲稱對中國有極大的同情，希望中德的傳統的友誼維持下去。一向鼓吹中德經濟合作的柏林日報甚至宣稱德對中蘇協約諒解認為這是「合理的步驟」。以上的消息的來源都是出自德國方面，不免是一種掩眼法，但也露出德日對華的利害關係不能一致的事實。

原來，德國近年在中國的經濟進出，使德國對華的輸出劇增，中國成為德國在東方的最大的市場。由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德國在中國輸入貿易上的比率由九・〇%增至一五・九%，躍居第三位，將有凌駕日本之勢，日本對此早已眼紅。一九三六年德國對華的輸出為一一三・五百萬馬克，輸入為一二二・五馬克，而在同年對日輸出為二三・七百萬馬克，輸出為七四・九百萬馬克，可知德國在華的商務利益，遠較在日本大。本年上半年華貨輸德計四千一百萬馬克以上，德貨輸華約計七千八百萬馬克，給德國入超不少。前一些時中國還向德國訂立四千萬元的鐵路材料借款。這次戰爭及日本對中國海岸的封鎖，當然使德國對華貿易受很大的打擊，克虜伯等重工業家和軍火商的腰包減少收入。所以日前有德國工業界將放款五十萬萬日元給日本，作為向德購買軍火之用，以抵償對華貿易損失之說，後來德國方面

的否認，當是爲顧全中德的「友誼」起見。

日德的防共協定本來只爲進攻蘇聯的戰爭而起，因爲日德對華有上述的利害衝突。德國願否把這協定應用到對華的戰爭上，仍屬問題。

以意大利論，她雖輸入中國不少的飛機，中國政府也聘請有意大利人的機師和顧問，但意大利在中國的利益，究沒有德國那樣巨大。意大利公司的龍山輪船雖曾經一度給日本軍艦阻難，但後來得了日本的諒解，意大利在遠東的航業公司正好大做其生意。最近意大利派遣大隊兵到上海來，防守沒有多少意僑的上海公共租界也是值得尋味的事。

總而言之，中日戰爭發生以後，日益孤立的日本正掙扎着來尋補救的辦法，慎重猶豫，利害之見太深的英美又給日本以多少可乘的罅隙。在中國方面，堅決的持久的抗戰當然是取得國際援助最重要的前提，但外交的工作不要加緊。除在國聯發揮我們的外交手腕之外，還應在會外努力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緊密地聯合起來，對付這快將加強的法西斯的營壘，保證我們的最後的勝利，和防止容易爆發的世界大戰。（原題：孤立的日本的掙扎）

（世界知識等聯合旬刊）

# 致英國工黨書

宋慶齡

英國工黨定於十月四日舉行全國大會，討論中日問題。日前該黨派代表來華，調查日本侵畧中國情形，並分別訪謁中國要人。當由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親作一函，寄交工黨大會，請其支持中國民族抗戰。

茲將該文譯成中文發表如下：

同志：我真感謝貴黨代表給了我機會，使我能夠寫信給你們，並且籲請你們對中國抗戰予以了解和積極的支持。中國的抗戰是從侵略中爭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中國現在處於不僅本國而且是全世界的一個歷史意義最偉大的時期中。中國是正在爲她土地的完整和獨立而抗戰。也是正在爲她民族的生存而抗戰。

過去三十年中，日本帝國主義者和黷武主義者一塊一塊的割去了中國的土地。我相信你們總還記得一九三一到三二年間中國的東北四省怎樣被掠奪了去。日本的這種行動是把九國公約和凱洛格公約撕得粉碎了。英國政府雖然是上述各約的簽字國之一，可是你們當記得英帝國却並不曾發聲抗議，以阻止日本的分割中國。在一九三三到三五年間，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擴展它們統治的勢力於北察哈爾和河北，國聯和各簽約國對這些暴行依然是袖手旁觀。自然，這種態度大大地鼓勵了而且在客觀上還幫助了日本強盜對中國進一步的侵略。

跟着日本進攻的加急，中國的抗日運動也興起而且增強了。工農大眾和智識份子，自己開始組織救國會，以準備國家的抗戰爲目的。日本黷武主義者自己的殘暴行爲反而大大地幫助着挑起了中國人民抗日的情緒，它們在東三省和熱河對中國民衆的無理暴行和壓迫，喚起了當地反抗侵略者強烈的遊擊運動。

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以奴隸東三省和華北的中國人民以及他們的經濟剝削爲滿足；他們更深思熟慮的進而破壞中國的文化，並使中國的人民降爲愚昧無知的奴隸。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中國的大學，普通學校和圖書館的殘酷的破壞。所有的學校課本都遭修改，課程也刪成最低限度的文化教育而充分灌輸所謂「勞動教育」，主要就是包括了親善日本的工作。同時，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的遺教遭了嚴格的禁絕，一切凡有關中國民族的著作也加禁止。中國的歷史課本都加修改和捏造，課程上所列的社會科學統給取消了。還有，中國人在滿洲入學的人數須受限制，因此每年每年的減少下去。這樣日本黷武主義者蓄意徹底破壞有着四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不是很明顯嗎？

自然，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政策只有引起我們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於是日本政府又要求中國政府壓制反日感情的傳佈。多愚蠢的要求！誰能壓制一個民族對她的壓迫者的仇恨呢？當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工農和智識份子並無惡感，他們是受了日本黷武主義者和法西斯主

義者的欺騙。

過去兩個月來，你們當已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蹂躪和屠殺。自炸毀天津南開大學爲始，他們用武力佔領了我們在華北所有的文化機關，於他們沒有用的就一把火燒了去。他們炮擊和轟炸上海和南京的大小學校：他們轟炸美國教會的醫院，炸斃了看護、醫生和傷兵。爲了恫嚇我們的人民，爲了要把我們擊至「屈膝」，他們濫炸倉皇戰區逃出的避難婦孺；在城市與和平的村莊中，他們的飛機對無辜市民一樣的肆虐。火車、輪船、難民撤退的車站——那裏聚集着最窮苦的人們——都成了他們發洩狂暴的目標。他們把國際的法律和道德踐踏淨盡，而證明他們自己是全人類的惡徒。這些都是明白的事實，不是宣傳。在侵入華北各省以後，日本的「皇軍」又挾了殺人的大炮、坦克車、機關槍、毒氣和轟炸機在上海登陸，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屠殺中國的兵士，工人和農民，以使日本擴展其軍事統治於全部的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來，世間是根本沒有條約或公約的。

中華民族像一個人樣的站起來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國全部歷史中，我們從未見過精神，行動和意志這樣的團結一致。四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是必然不會滅亡的。地球上沒有一個力量可能消滅她。所有的各黨各派都一致聯合起來，捐棄了過去的異見，大家集中於對付和擊退日本侵略者的一個共同的目標。中國紅軍在朱德將軍的指揮之下，今天已跟中國其他

軍隊共同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下作戰了。一切內部的衝突已經自動停止，內部意見的紛歧也在外侮威脅之前消滅了。在這個我們所有勢力的統一中，結集着我們最偉大的力量。

中國是正用了全副精神抗戰着。你們可以明白的看到，我們的軍隊，包括着工人，農民以及智識份子，是在怎樣阻着日本侵入軍隊的得逞，雖然我們是在跟那佔着武器很大優勢的敵人相對抗。縱然事實上日本海陸空軍的技術設備遠勝於中國的軍隊，但我們知道單只軍事技術是不能決定這次戰爭的。目前的抗戰已經證明了中國軍隊和人民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優勢。日本的黷武主義者決不能奴役像中國這樣偉大的民族，她現在是正爲了保持民族生存而抗戰。毫無疑義的，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雖然我們必須經歷好幾年很大的痛苦和犧牲，而這，我們早已準備忍受的了。

同志！我籲請你們對中國民族的壯烈抗戰不要閉眼不顧，而應該仔細的審察它。那你們纔能認識中國不僅單爲了她自己而抗戰，並且也爲了全人類。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和黷武主義者以及他們慘殺的和非人道的破壞方法，不僅威脅中國的獨立；他們對於所有民主國家以及人類的和平與自由，也同樣是威脅。同志！你們自己看看，在僅僅兩個月裏面，日本帝國主義就已損害和破壞了英國在華的利益。日本轟炸機追擊英國大使，險些兒傷了他的命；日本軍艦攔阻英國的商船，強求有上船檢查旅客和船上文件的權利；她們在香港的領海中濫扣並

破壞海關的巡艦；單就上海而言，英國已有數百萬元的財產被日本的軍艦和轟炸機所破壞。雖然還沒有宣戰，而實際上日本已阻止了英國對華的貿易，英國的工業和商業已受了巨大的損失。這些都不過是短短兩個月來日本破壞英國利益的例子。戰爭持續下去，那損失是必然還要增大的。

不僅是爲了正義和公道，就是爲了他們自己主要的利益，英國的人民也應盡力阻止日本對華的侵略，事情是很明白的。要是中國的抗戰一旦失敗，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也就完結。對華侵略的戰爭已經進行兩個月了，我們還沒有看到你們積極援助我們以阻止法西斯侵略者的明白表示，這是很爲遺憾的。香港商船塞文萊號(Severnleigh)的英籍水手，曾經罷工抗議載運貨物赴日本，以免增加它對華侵略戰爭的力量。當我們讀到英國水手這種不合作行動的消息，你們知道我們是何等的感激和歡欣啊。我們歡呼這種對我們抗戰團結的表示，我們籲請偉大的貴黨也能用明白的行動來表示同情。

中華民族的抗戰有着國際的意義。中國已獲得了其他國家道德上的支持和同情，但這還不足以阻止日本黷武主義者擊服全中國的瘋狂行爲。制止日本侵略以增強中國抵抗的力量，這於許多國家特別是英國有利。貴黨承繼着自由，民主以及爲改善廣大羣衆生活的奮鬥的遺緒，我們的抗戰是反抗壓迫者，法西斯主義和黷武主義，而這一切也是你們的敵人。從這其

同的基礎上，我們有着呼籲你們援助和支持的權利。

因此，最後我懷着有力的自信和希望，認為英國工黨必將在一切行動的場合上竭力支持中華民族壯烈抗的戰，以反抗殘暴的破壞文化的野蠻主義。（中華公論等聯合旬刊）

## 中日戰爭給予英國的影響

張明養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進攻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要將我們「擊至屈膝」，使四百餘萬平方哩的土地整個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我們對於這種殘暴的侵略祇有發動全民的力量，給予日本帝國主義以當頭的打擊，粉碎他們的野心企圖。不過中國早已是一個「世界的中國」，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不但關繫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而且也牽連到歐美各國在遠東的利益與地位。在這些歐美各中國，英國所受到的影響可說是最大了。

英國過去因為與日本有同盟的關係，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總是抱着諒解與容忍的態度。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西門外相曾在外交上竭力贊助日本的行動，而日本也向英國保證，他們的侵略中國，是在準備進攻蘇聯，對於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決不予以妨害。可是後來的事實却給英國紳士們的幻想打得粉碎了。不過英國紳士們對於日本的迷夢沒來什麼覺

醒，在華北事件發生以前，還同日本在倫敦進行談判，相信日本所提出之一「日本華北，英國華中華南」的條件。但自華北戰事擴展後，日本帝國主義吞併整個中國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而向英國投資最多的上海區發動侵略的戰爭了。

上海戰事發動以後，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租界為軍事根據地的關係，英國在上海的一萬八千萬磅的投資利益已受到砲火嚴重的打擊與破壞。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挑戰行動還不就此而止，他還進一步的襲擊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並封鎖中國的海岸，使英國以及其他各國的對華航業與商業活動受到極大的影響。

日本飛機在非戰鬥區域外轟擊非戰鬥員，本來已是違法的舉動，何況所攻擊者又為友邦的大使？這種證據確鑿的暴行，凡是稍有理性的政府，早應該負起應負的責任了。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英國的抗議，隔了許多時候，才提出一個臨時的復文，諉稱調查未竣，無法證明這是日本飛機的襲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蠻橫無理的抵賴，簡直是侮辱大英帝國的威望，直接向英國挑戰。

至於日本的二次宣佈封鎖中國海岸，更是對於英國的華中華南利益，予以嚴重的打擊。日本在還沒有正式向我們宣戰的時候，而即宣布對我和平封鎖，這本是違反國際法的舉動。依照日本帝國主義代言人的聲明，這種平時封鎖對於第三國的船隻，本是沒有關係的，可是

事實上怎樣呢？日本第三艦隊的海軍在吳淞口外對於運載難民的意輪「龍山」號，予以砲擊，對於航行的英船也予以阻止。到了八月六日，更在香港附近阻止英商省港船「泰山號」的航行，並發砲上船檢查。這種所謂平時的封鎖已漸漸變成爲戰時的封鎖了。這種封鎖的結果，不但使英國在中國中南部的商務陷於完全的停頓，而且還使英國的遠東重要商埠香港變成爲死區。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惜擴大事變，實在是要把大英帝國在遠東數十年苦心經營的事業全部破毀。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英國的進攻，還不僅限於商業的方面，而且還更進一步採取軍事上的包圍形勢。我們都知道香港是英國在遠東的軍事重鎮，在過去一年中，英國曾化了很大的力量，加緊香港的設防。可是從這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發動後，日本已經乘機佔領南海的伶仃島與東沙島，並且還準備進佔海南島，作爲日本在華南的海軍根據地。這些島嶼都在香港的附近，現在如被日本佔領作爲根據地，那末香港就處於日本的包圍，同時香港與新加坡的交通線也將被日本截斷。這樣一來，英國在遠東所佔的優越地位就要完全失掉了。同時日本在華南勢力的發展，對於菲律賓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所以馬尼刺人士在聽到東沙島被佔消息後，就要惶惶不安了。

總上所述，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規模進攻，不但要整個吞併中國，而且還向英國以及

其他有關各國挑戰。在那樣鐵一樣的事實面前，倫敦的紳士們也應該立刻覺醒，不再迷惑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甜言蜜語，而迅速放棄過去觀望容忍態度；改取強硬政策，參加太平洋集體安全組織，同我們手携着手來共同制裁那遠東的瘋犬！（救亡日報）

## 美國對中國抗戰的觀察和態度

李俊龍

### 一新大陸的一片同情聲

日本帝國主義者幾年來對中國的殘暴行爲，凡是有正義感的人莫不憤慨，雖然，他們也看不起中國的退讓政策。認爲那是助長日本侵略的一個因素，大體說來，同情中國的總佔多數。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態度，直至今日仍然脫不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歷史傳統。因此，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大陸的獨佔行爲，無疑的是與美國的歷史傳統不相容的。儘管日本政府的宣傳機關如何巧妙地辯護日本帝國主義的「王道」行爲，或「遠東安定勢力」，但是，鐵一般的事實，使美國人民不能相信日本的武力侵略是正當的。有些小報或雜誌以及少數個人，因爲大批日本宣傳費的誘惑，不能不違背良心說些同情日本的話，這在大多數人看來，只是一種恥辱，發生不了很大的影響。

自蘆溝橋事件爆發以來，作者曾經檢閱過二百五十餘種的報紙和雜誌的言論，從通都大邑的二三流報紙雜誌以至窮鄉僻壤的小型報紙，牠們的言論都有一個共同點，認為無論蘆溝橋事件的爆發原因如何，日本的侵略行為是事件本身的責任者，牠們並且相信除非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抗戰，驅逐日本軍閥勢力出中國之外，任何和平性質的地方解決，實際上必然是中國黃河以北領土主權的淪亡。其中只有一家小地方的報紙故意想出替日本辯護的理由。其論點異常可笑。牠以日本民族愛好藝術為理由，認為平津的藝術美是引起日本這次侵畧的動機。這位記者的妙論，真是有點想得離奇，我想，假如他知道日本在天津轟炸南開大學和河北居民的野蠻行為，他的愛好藝術論就要動搖的！

我們在這篇短文裏，不能翻譯各報的言論，只隨便摘譯幾段在下面。使讀者知道新大陸的羣衆熱情，是充分站在我們這一方面的。

紐約泰晤士報是美國最有影響的第一流報紙，對於國際事件的評論，向持比較謹慎的態度，因為，牠的言論，不只是代表美國上層社會的意見，而且，也可相當代表美國政府的態度。這次中日戰爭發動後，該報寫了十篇以上的社論，每個星期日特刊的言論版，更有接連幾篇的分析中日問題的文字，執筆者多係遠東問題專家。

如七月廿八日該報之社論，指斥日外相廣田在日本議會所述：『日本之政策，係欲經由

中日滿三國之合作，以安定遠東防止共產主義者侵略」。爲一種欺人的話詞。並且說：『日本自負有安定遠東之使命。實則日本自身卽爲今日妨礙遠東安定威脅遠東和平之唯一的國家。』『日本口中之合作安定，卽爲日本獨霸之別稱。……日本責備中國反日主義之橫溢，爲一種政治煽動之結果，實則日本長期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暴行，爲其所指斥之反日主義流行之主要負責者』。『日本外相廣田表示希望各國政府對日本之忍耐與自制之態度完全了解，彼實過於樂觀。因爲事實上已成爲公開之秘密，各國除德意兩國外，均已明示日本，彼等恐懼日本之要求將使東亞淪於戰爭。日本今日實遭自日俄戰爭後之最大危機。如果日本認爲各國公意贊同日本在中國之殘暴政策，則實很危險的誤解了西方世界的感想』。

此外如紐約論壇報，世界電聞報，太陽報，紐約郵報，工人日報，波斯頓基督教科學導報，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等日報，以及民族週刊，新共和週刊，新羣衆，亞美月刊等雜誌，均有著論評述中日事件之性質及責任，而其同情的態度都是站在中國一方面的。至於平日在學校，公園，或各種公共場所，一談到中日問題，只要不是具有十分偏見的人，對於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自衛戰爭，絕沒有不表示興奮的。正義的表彰，只有在被壓迫者起來堅決反抗的時候，更容易獲得人家的贊助，這也許是現時新大陸一片同情聲的解釋吧！

## 二 美國政府的態度與中立問題

美國現時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簡單的說，既不能容忍日本帝國主義的獨佔中國，也不能馬上就用實力援助中國來反抗日本，牠的一般外交路線，還是採取「沉機觀變」(Watchful waiting)的辦法。時論有謂美國將退出遠東者，爲是過於消極的表面的看法，實際上，美國今日與遠東的聯繫，是比以前更趨接近些。正如前國務卿史汀生氏最近所說：美國和亞洲比較歐洲更日趨密切。

美國在遠東有很大的經濟利益，佔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或第二位，美國在中國的投資總額約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美國與日本的商業較在中國大三倍，日本爲美國棉花，煤油的最好主顧，而同時美國生絲之最大來源爲日本。但美國一般政治家及商人之意見，均認中國爲美國將來最大的市場，不容任何國家獨佔。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態度，在史汀生時代曾採取較其他任何國家爲強硬的政策，在他任內曾向日本提過九次抗議，並援引非戰公約，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氏並發表不承認宣言，表明美國決不承認日本用暴力所造成的事實。

羅斯福上台以後，對於偽滿仍堅持不承認主義，對於天羽申明要求之日本在遠東的支配權，曾經予以反對；在倫敦海軍談判時反對日本「共同最高限度」的要求，近年並極力從事海軍建設及太平洋航空之發展，以維持美國對日本之海軍優勢。

誠如美國遠東權威專家畢遜氏在其所著之美國遠東政策上所說：（該文曾由作者譯出，載東方雜誌三十四卷十一號，讀者可參閱）。「美國亦在謹慎與沉默中爲一切事變而準備，……無論日本對華盛頓會議之國際條約之挑戰如何成功，美國從未表示有意退出遠東。遭遇太平洋條約體系之崩潰，美國政府仍繼續擁護九國公約所包含之門戶開放及中國領土完整政策。如太平洋飛航等，最近之發展，使美國與中國及菲列濱之聯絡更爲密切。美國技術的及財政的幫助已擴大及於中國之商業及軍事航空。菲列濱獨立很難於國際暴風雨爆發或消散之前獲得，同時，菲列濱之徵兵乃美國在遠東之軍事手臂。美國無意再延長對太平洋各島及海軍根據地設防之禁止，海軍築艦程序進展甚速，且不復受數量之限制。珍珠港浮動船塢之建設，長距離爆炸機發展之注意，以及美國堅保持留大型主力艦等，均表明美國海軍當局正懸想一種長距離的海軍戰爭。此種準備能如華盛頓會議時一樣，用之以促成遠東問題之國際解決；亦可用之以支持爲保障美國在中國及菲列濱利益之片面行動」。

自從蘆溝橋事件爆發後，美國政府的態度，表面上雖頗沉着，實際上則極關切。七月八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約請中日兩國大使詢問關於平郊衝突之實況及兩國意見，並表示希望雙方不致擴大事變，免使世界和平感受嚴重威脅。其後羅斯福總統與國務部當局對於遠東情勢曾給予極大注意。七月十五日羅斯福氏曾與其外交顧問對中日戰爭與美國外交政策之可能的

影響作一般討論，是日下午，白宮曾舉行長時間會議，出席者除羅氏本人外，尚有名外交家諾門台羅斯前駐華公使麥克嘉來及國務副卿威爾斯等，會談內容，雖甚秘密，但據各方調查，當時對於華北問題，曾集中討論兩點：其一，中國是否準備對日作大規模抗戰；其二，美國政府應採取什麼政策，尤其關於中立法之不適應遠東情勢，有詳細討論。會後威爾斯氏表示遠東情勢非常危險，但因變化莫測之故，未作具體決定。另一參加會談之官員表示：「現時情勢，等於坐在火藥桶上面希望不會爆裂」一樣。自此次會談後，二十九日平津失陷，美國朝野，對中國態度，發生許多懸揣，而日本之片面宣傳，極盡傲慢驕橫之能事，我們這些離了祖國的人，遙見國土日蹙。內心實有說不出的悲憤！

關於美國是否要對中日戰爭援用中立法的問題，目前尚在爭論。中立法的主倡者參院外委會主席畢德門氏曾經表示，因美國在遠東方面有許多生命財產和商業經濟關係的牽連，羅斯福總統正企圖以美國的影響阻止戰爭的擴大，如此刻實行中立法，反使美國喪失其強國的地位。這算是代表美國官方的意見。關於輿論方面的批評。我們所看到的。都是批評中立法的缺點，並多數指出其不適宜於中日情勢。

七月三十一日紐約泰晤士報的第一篇社論美國的外交政策對於這個問題有精警的批評：『遠東事變重新透露出一種無彈性的法律所規定之美國外交政策的缺點，這種法律企圖

預測一切可能的危機而不計何時何地及在何種情況之下可以爆發，也不顧慮此種危機對於美國本身事件之衝突。這就是現時若干國會議員要求羅斯福援用的所謂一九三七年中立法。該法規定封禁交戰國之一切軍火運輸，並給予總統將其他原料輸出依「交現自運」為標準的權力。

一九三七年頭五個月美國向中日兩國之輸出總值為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其中大部分為棉花，碎鐵，機器工具以及其他若干種可稱為戰爭原料之物。在總統決定亞洲已有戰爭時，如將此種商業置於「交現自運」之基礎上，其對日本之傷害實遠不如對中國傷兵之大。因為日本有大量的金準備和鉅大的國際平衡可以用於「交現」，也有大隊商船可以用於「自運」而在中國，則金準備僅為日本之三分之一，國際平衡比較甚少，且既無近代商輪。也無近代海軍。所以援用中立法第一個顯明結果實使美國對現時亞洲兩強之地位發生一種極不中立之影響。

——在此次中日事件中，甚至就從純粹的美國利益看。中立法不僅成了不中立的而且成了行不通的法律，最近畢德門氏所發表之談話（該項談話一定於事前已經國務部審閱），謂羅斯福總統正盡全力以保障在中國衝突地帶之美國人民之生命，並設法阻止戰爭之擴大。畢氏說，「中立法總統一旦實施對於停止在中國的效力必為之大減，而其保障美國籍民之大權亦

爲之妨礙。」換句話說，以保障美國利益爲命，而成立之中立法，在這一次不能援用，因爲如果援用起來，反使美國陷入更大之危險地位。

這個問題的另一面，畢德門氏尙未談到。經過長久的歲月，美國在遠東外交之傳統目的爲保障中國領土完整與維持門戶開放。所謂門戶開放，就是各國在平等的條件之下獲得通商的機會。如認此種傳統外交未被意在使美國儘可能的脫離國際情事而孤立的中立法所妨礙，殊難令人置信。因爲，『在任何衝突發生之先，我們便宣佈不防護美國國境以外之權利，不接受任何責任，不於侵略者與被害者之間有所區別，我們實減弱了一個世界強國所應有的影響。』

這種較客觀的批判，很能代表美國重要輿論對中立法不能適用於中日戰爭的意見。至於比較進步的雜誌，如民族周刊新羣衆……等，更公開反對美國援用中立法於中日戰爭，並且說，如果這樣做，美國便成了侵畧國日本的同盟，那是違反美國遠東外交的傳統政策和美國大多數人民的意志的！

### 三 結 論

總之，美國的輿論，最大多數是同情中國的民族自衛戰爭的，美國政府的態度，目前雖比較沉着謹慎，但在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抗戰以後，如果我們在外交上能夠以主動的姿態取

得英法蘇的善意的諒解，美國無疑是能站在同情中國一方面的。在目前的嚴重情勢下，除了我們能够堅決抗戰，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停止的侵略以外，我們沒有外交可言。我們須有『死裏求生』的決心，才可能取得國際間的同情和援助，倘若我們因為懼怕國際援助的無把握而再度屈服，那我們除了被人蠶食以外，毫無前途可言！正義的伸張需要血的鬥爭。只有在鬥爭中才可找到同情，也只有這種同情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國聞週報）

## 英美共同抵制日貨就制日本死命

扼柔梨

八月二十八日的紐約國民日報，曾暗示同盟排斥日貨，似屬阻止日本侵略的一種新方畧。倘若簡畧地檢討一下日本經濟商業的情形，這種排貨同盟，自然會被人認為特別有效。從經濟上觀察，日本原趕不上義大利，況且義大利之能征服阿比西尼亞，是在它國家過了十年和平的日子以後，日本却剛把所有的準備金，幾全用在征服有着三千萬居民的滿洲和在滿洲擴充防俄的軍備以後，又想併吞整個的中國。現在中國舉國一致，誓死抵抗，這計畫和義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的計畫相比，恐怕要困難得多了。

日本今年上半年商業上的虧額，比起一九二四年地震後的虧額更大，一九三六年商業上

的虧額，已達一億三千萬日金（以下同此）。今年剛祇半年，已達六億四千一百萬。在這次戰爭未開始之前，輸出額僅抵輸入額三分之二，日本收支的總核算，大抵相差甚巨，所以輸進的資本不夠彌補虧欠，於是不得不動用所存無幾的準備金。

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入超極大的原因，不僅在爲擴充軍備用的鋼鐵原料大批從外國輸入，亦因日本自一九三六年以來，手工業所得的紅利銳減，因爲那時候一切原料售價甚低。現在情形迥非昔比，例如棉花羊毛等物，均比以前昂貴，原料費本既多，成品價值因而提高，銷場自不如往日旺盛。因此日本織物之輸出額，從去年起開始下降，今年在數量上和價格上亦仍繼續不振。日本要維持原狀，絕非易事。英國已吸收日本的輸出額百分之二十八，增加日本的輸入額百分之三十一。

美國（不包含菲律賓）亦吸收日本的輸出額百分之二十二，增加日本的輸入額百分之三十二，英美合共吸收日本的輸出額一半，而代以輸入額百分之六十三，日本對中國的輸出額祇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六。此外美國又吸收日本生絲的輸出額百分之八十五，日本此種輸出品係唯一不仰賴外來原料之商品，而日本社會實有賴於生絲之對美貿易，倘無此補助的收入，大多數農民將無法生存，就無法繳納地租。所謂日本帝國主義，可以說與絲業相表裏，正如德國仰食於大量鋼鐵品，英國仰食於煤炭和機械一般。

日本又迫切需要美國和荷領印度的煤油，以及印度馬來澳洲等處的鐵。日本全國（包括滿洲）鑄鐵的額數，和從外輸入的鑛一同計算，據一九三六年統計，最高限度達二百九十萬噸，英國則每年八百萬噸，德國二千五百萬噸，鋼製品與盧森堡比較僅過一倍，包括滿洲在內，一九三六年的鋼製品，五百餘萬噸。英國則一千一百八十餘萬噸，德國一千九百萬噸。煤炭的消費僅及英國的五成，自然更說不上與美國相比了。

不僅這樣，日本重工業遠不及輕工業的發達，連汽車日本自己還不能製造，許多機器至今仍須仰給於西方，屬於機械的工業並不多見，大部分物品是靠手指的技巧或筋肉的勞働在沒有備置機械的小工場裏作成功的。

日本在戰爭中有一個最重要的缺點，即是它的田地現在依然用的最簡陋的耕種方法，每畝地的收成，看去雖還不壞，然分配下來，每人所得甚微。因為日本很少用牛馬的力量，至於機械在日本農民差不多是聞所未聞。一個農家工作所得的米，大抵祇夠一家人的生活，至多供給兩家，就在太平時期，日本人的消費也極有限，戰爭一起，男的離鄉別井，女的服務於軍需製造的工場，農業品的產額勢必銳減。其時巨額的軍隊所需要的生活費，比農人所需要的更大。在一個還停留在農業階段和幼稚手工業的國家裏，動員令的結果，可以拿歐戰時的俄國作先例。當時俄國農民沒有蒸汽機，用的木製的壓搾器，戰時各鄉鎮的糧食大感缺

乏，遂引起社會大革命。

日本每次對外作戰，沒有不向西方列強借款的。目前日本經濟的困難爲空前所未有，從去年年底它已走上濫發紙幣的險路，今年四月貨物整賣的價目，比一九三一年年底未放棄金本位以前，騰貴一倍。而工資反比以前減少，金屬物自去年起，騰貴百分之七十六，織物及燃料騰貴百分之二十五，貨物零賣的價目騰貴百分之三十。其中大部分是從前年增漲的。在今年開始的四個月期間，由這種窘迫情形所引起的經濟上的虧欠，至爲嚴重，整賣價格和零賣價格增漲的懸殊，亦是日本小商人和職工們所遇的困難。

日本在未戰以前，一般人的生活費用已大長特長，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的預算久失平衡，自滿洲事件發生以來，便大舉借款，以彌補財政上的虧欠。據今年三月日本國會的估計，國用支出額達二十八億七千二百萬，將國家經常收入相抵，尙短二億以上，新舉之債常達九億六千五百萬，新舊稅收共計十三億一千三百萬。所謂「國防」費用約一億半，債務息金爲半億，新近對中國作戰，預定全部費用爲五億半，現將可靠的收入如各種稅收及國家專營事業所得之紅利一併計算，尙不及抵支出三分之一，號稱用作戰費的二億半，當然祇是短期的戰費。

其實此次預定的五億半費用，其中三億半須作彌補從前虧空之用，我們如留意三菱公司

的財務報告書，一九三六年日本國家收入僅達十三億便可知。日本至去年末，國債已達十一億，日本國民每人每年收入約計不上二百元日金（約合美金五十六元半），而國家須抽去百分之四十，即每人被抽去八十元左右，日本社會事業因此極形不振，而教育經費全靠地方稅補助，這是沒有列入在上面支出中的。我們由此更可知日本在戰爭期間絕無餘款可以挪用或節省。

日本社會的基礎，也如它的經濟的基礎同樣的不穩固。日本人民差不多有一半從事農業，而大部分農民，須將其一半以上收穫繳納於地主，此種完全類似寄生蟲的地主為數近百萬，既不負擔穀米肥料等稅，亦不付任何利息。照原理講，這些農民乃是真正的地主，他們却為稅捐或借款的重利所累，實際上沒有一人不負有債務。

一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如還留存不少的封建勢力，農民階級自必極端貧困，即令穀價增高，沒有機緣變成一個有產者，耕種方法亦無由近代化，國內貿易同時非常緊逼，工業方面同樣祇能有畸形的發展。輸出工業如織機物及軍器等，受國家的支配，方有大規模的組織和使用近代的技術的可能，此外都是無數的小企業，一個店主用幾個徒弟或「零工」製造手工品，至多用一架小機器或類似機械的方法。據最近調查，五百三十萬雇員，其中祇有二百萬是在有着五個工人以上的工廠裏工作的，其餘三百萬全在商店裏服務，小企業和家庭工業為

數如此之巨即證明經紀人介紹人或投機者爲數亦巨，日本的工業正如日本的農業一樣，其中有不少不勞而獲之輩。此種爲數甚巨之小資財階級係由小地主放重利者，小商人或職工所形成，經濟狀況絕不寬裕，對於壟斷原料販賣及對外貿易之資本家，滿腔懷着怨恨，國家課稅既非常之重，國內貿易又非常緊逼。他們的事業，沒有發展的可能。希望變成富翁，無異等於作夢。小資產階級的地位毫不穩固，資本都集中在小數大資本家之手。如三菱三井等是。日本每人每年收入超過一千二百元，國家可課所得稅六百元者，據一九三一年統計，僅五十六萬九千零四十六人，收入超過五千元者僅二萬五百二十四人，尚有少數人在八千八百元左右，但有二十人的收入在三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之間。至一年有二百元純利收入能課以所得稅之商人，却只有七十三萬人。

資本像日本這般集中，在戰時調動資本，原較其他有無數中等的資產階級國家更爲容易。然亦因此在危急時期，日本社會制度更形不穩，因爲農民仇視地主和放重利者（即銀行商人）大商人和小企業家仇視大富豪，正始一座火山隨時可以爆發，日本的統治階級見到這層，故特對外作侵略的戰爭，并大宣傳其愛國主義，以圖避免這火山的爆發。但最近幾年日本常發生暗殺資本家和政治領袖的事件，即是這座火山將欲爆發的聲音，逐漸愈加嘹亮，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原減少了幾分國內人民的不滿。日本人民以爲容易將中

國征服，大家懷着美夢，不敢公然對特權階級反抗。但現在中日戰爭，均知道非短時所能了結，中國具有出人意外的抵抗力量，這樣一來，對於從一九三一年起，便感到生計日蹙的日本人民，恐怕不容易再忍耐下去吧。日本獲得滿洲，單增加了日本下級人民的担負，今年七月日本侵犯華北以爲可用虛聲恫喝的伎倆，登時全部取得，不致於有正式戰爭，現在情形恰恰相反，從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本身打算，將來即令取得華北，對於他們的負擔決不會減輕。一個染毒的病夫，多吃食品，於病症全無益處。日本社會的病症太深，即令添加新殖民地，依然沒有痊愈的希望。例如滿洲原有廣漠的空地待其殖民，而日本農民前往僅屬少數，開發滿洲的必須費用，很不容易籌措。照目前情形，日本諸事握於財閥地主及軍閥之手，恐怕永無希望。軍閥抵死謀新的勝利以免政局的轉變，顛覆已身對於政治和經濟的予取予求的特權。但在旁人看來，日本軍閥恐終難逃 Pemeis (希臘司賞罰的女神) 的裁判吧。

不待說中國也有農民問題，中國也有一些人士恐懼農民革命甚於日本的侵略，尤其銀行家恐怕喪失自己的財產，總想找到一個機會與日本和平交涉，就是與國家的利益衝突，亦所不顧。以外還有一個危險，就是英國想保全在中國的利益，恐怕中國對日本作長期戰爭，致日本完全毀壞中國各城市。縱然中國軍隊並未被日本打敗，也強迫中國作城下盟。如無此種危險，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民必然抵抗到底，此次中國軍隊在上海作戰，充分證明中國人民

有驚人的戰鬥力和勇敢。倘使英美能同盟抵制日貨，將對於中國將有莫大的利益。依照目前英國政府的方略。決不敢予日本以經濟的壓迫，因為英國想維持日本的統治階級，並以爲英國在東方的利益，祇有依賴日本可以不致喪失。這樣，美國是不是可以憑藉己身進步的力量，從日本的貪慾和英國的深謀救出中國？我覺得如果由美國提議同盟抵制日貨，同時嚴守中立不賒賣貨物於日本，并強英國取同一行動，不難達到目的。同盟抵制日貨的提議，英國政府實難拒絕，因為不僅自由黨和勞動黨的中堅份子熱烈贊同，就是保守黨亦有一部份表同意的。英國保守黨中已有人知道英國這種祇顧目前的政策，會把英國在東方的利益，在最近的將來斷送淨盡。

如果單憑道德的理論，不足以喚起美國救中國的熱忱，那末我可舉出一個最切實際的理由，請美國反省。日本之侵畧華北，不外想將華北土地作種植棉花的大本營，將來可以斷絕美棉的輸入。美棉的裁種者，爲着本身永久的利益計，難道作幾星期的排斥日絲運動，也不值得作嗎？況且美國在中國的利益雖不如英國的大，但從商業的見地，也是不容忽視的。

一九二〇年日本的經濟情形，比現在優越得多，英美還很容易使日本放棄侵畧中國的野心。現在英美如從經濟上壓制日本，絕沒有牽入戰爭漩渦的危險。祇須英美合力暗示予以經濟的壓制，便可阻止日本的侵略。一九二二年美國曾使英國的政策與彼一致，現在祇視美國

願不願意出此？

「譯者附言」本文作者 Fredavley 女士，係英國著名的日本通，所著「日本的泥脚」一書，對日本政治的，經濟的及社會的機構和弱點，作客觀的分析和批判。英美各大報章雜誌對該書發文頌讀者數十家，哲人羅素認為許多年來罕觀之佳作，一時風行歐美，成為日本研究的權威。本文曾登載本年十月六日的日內瓦國際日報，目的在揭示日本經濟的及社會的弱點以促進世界愛護和平之民族共同起來以經濟制裁停止暴日侵略之決心。當茲舉國上下沉着抗戰之秋，倘能深知暴日國基之脆弱，而堅持到底，則最後成功，如操左券。本文於此，可以鞏固吾族應戰之決心，並助吾人明瞭國際尤其是英美等國可為我助之形勢，爰為遂譯，以餉國人。

（大公報）

## 英日會開戰麼？

Ishimaru

本書作者 Lient-Com Tota Ishimaru 是一個軍事家。對於日英大戰的展望一節，描寫得最為逼真而動人。內中有若干點已成明日黃花，且多偏袒日本之處，筆者所以毅然譯出者，因為我們可以看出英日兩帝國的互相矛盾，尤其是英帝國的內部恐慌。

根據一個留日十餘年的朋友告訴我，這本書曾引起英日國交的糾紛，我們姑且平心靜氣地讀下起，對若干論斷加以選擇的接受，審慎的思考，仍舊可以得益匪淺的。

戰爭的可能性：日本與英國相互關係是水火不容的，歷史上的教訓也告訴我們，除非英國讓道，這場大戰是勢所難免。我們所以想像出必定的兩種可能性，一個是最近的將來，一

個則爲期尙遠。

(一)假使太平洋會議在二三年中舉行，英國盼望遏止日本的擴張，並預想到會有一次嚴重的衝突，英國不但在滿洲問題上積極箝制日本，就是在軍備問題上也取同樣的手段。

(二)太平洋會議舉行以後，我們可以假定和平的解決或可成立，但是因了，日本的人口及資源問題，兩國間的衝突將會趨顯明而複雜。

現在，我們談一談第一個可能性。

英國與太平洋會議：英國的對華政策是維持和平條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其本身在華的政治及經濟的優勢。她所以否認「滿洲國」，就是要符合她的政策。換句話說，滿洲若在中国的統治之下，對於英國是有利的。

所以，英國在下次太平洋會議中，將鼓動其他國家提出要求，取消滿洲國宣布獨立，這是有大有可能的，那將根據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禁軍會議中的英國海軍條約而言。在那次會議中，不僅討論太平洋的軍備問題，英美兩國將提出整個的滿洲問題，會議的結果將使一個強國商定反對日本的辦法。

或許，英國將盡力排動列強，特別是美國，能夠與她成立一個聯合陣線，反對日本，並拒絕承認「滿洲國」。假使美國不能同意，英國的第二個步驟也許聯合美國在軍備問題上壓迫

日本。假使日本不肯聽從，英國也許採取第三個步驟，取消日本在太平洋群島中的委任統治地。

這都是英國用以壓迫日本的可能的步驟。日本它將何以對策？得讓我們先討論美國對於「滿洲國」的態度。

美國與「滿洲國」：日本外交家的言論常常遭受日本軍隊的行動底誹謗。史汀生先生曾於提出抗議力言反戰及九國公約的橫遭蹂躪，最後宣布決不承認「滿洲國」別人報以歡呼，使他頓感不安了。但是情勢又變了，史汀生的宣布似乎有點操之太切。史汀生在美國變成一個寂然無聞的人了，他邀請了凱司耐（前任副國務卿）發表一篇演說預示態度的轉變，那是由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在菲爾台爾菲亞舉行美國政治學會三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的。

凱司耐說明滿洲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主要部份。中國的中央政府對於滿洲的統治，歷來不很鞏固。日本在滿洲有她的權益。須加保護，所以日本的國民對於日本的行動認明爲自衛性質：本來沒有兼併這一部份的意思。英國及其他列強過去對於這一點太不加以注意，遇有什麼事件發生，就準備單獨責備日本一方。中國要想解決這個整個的糾紛，有一個可能的，也許很滿意的方法就是讓滿洲成功一個自治領土，由一位值得及其他列強的信靠並尊重日本權益的人來統治。美國政府曾經在原則上保持國際法的神聖，中日兩國應否共同解決他們的

困難所在，調整全部的位置。史汀生先生的宣言並不是表示在任何情形之下却沒承認滿洲國的可能，時勢日遷，美國對於整個問題的態度 有所更變。（註）（上文係凱司耐演詞原稿的摘要。）

我們可以在凱司耐的演說中看出史汀生先生在他們抗議的不斷歡呼及他給上議員波拉的信件中的意外的低聲下氣了。凱司耐在批評日本的行動時，他表示了進一步的了解，他公開地說，史汀生先生並沒有肯定，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沒有承認「滿洲國」的可能性。

所謂「時境日遷」，究竟是什麼意義呢？我們可以回憶到美國對華政策的三點——領土完整，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這是不是說假使日本終久並沒有兼併了「滿洲國」，他的行動，也遵守了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美國就不發怨言了嗎？

凱司耐並沒有單獨隱示，有承認「滿洲國」的可能。孟祿教授是一個國際法的權威，他曾向一個美國雜誌(Forign Affair)投了一篇長稿作同樣的表示。他說，李頓報告書的各種提議太複雜了。所提議的日本與中國的合作永遠不能見諸事實，國聯委員會對於報告書定讞的語調是敵視日本的，它的判決既非遠慮又不公平。他認為滿洲境內的武裝干涉顯然與美國准許菲律賓獨立的政策有所矛盾，其將必敗無疑，並招致嚴重的糾紛。他引證薩門的例子，國際控制是最劣的行政方式，最後，他說「滿洲國」將被承認。

那麼，美屬對於滿洲問題的態度是消極的了，我們可以斷定羅斯福與石井的所商更證實這個定論。這個問題必然地將提入下次的太平洋會議任何強迫取消獨立宣言，甚至有利於取消的空氣的造成，都得歸於英國的活動。但是如外相田嚴正通知議會所言，日本必將反對取消，甚至因此全國化為灰燼亦所不計。

假使如此，英國與日本的關係或將突變，至與極惡劣的程度。這是大戰爆發的一個可能機會。日本方面的問題，在如何盡其所能，說明美國與英國分手，使她放棄，對於英國贊助的傾向。

英國與海軍問題 英國會不會在對滿問題上壓迫日本企圖失敗以後，採取第二個可能的步驟，聯合美國，削弱日本的海軍力量。這是英美共同利害的所在，我們日本人民應當注意這個事實。

爭論中的主要海軍問題是比率和潛水艇。英美兩國都想限制日本海軍的進步和擴張，盡可能地縮小她的 *Surface Ships* 及潛水艇的比率，否則，他們兩國也決不廢止潛水艇。

關於此事，有一點應該指明白，此後，我們的海軍設計底第一個對象是美國；其次才輪到英國。但是，目前日本與英國，似趨緊張，這個態度又當加以修正。舉一個例子罷，假使日本與美國交戰，日本應當能夥運用太平洋羣島，但是與英國交戰，日本就沒有這種利便。

所以，日本與英國交戰，須有較高噸數的比率，潛水艇須担任比較重要的任務，不僅活動於印度洋，須南達好望角。我們要想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應當在下次太平洋會議中間日內瓦的舉行禁軍大會提出這個議案。

下面的表格，列明各種軍艦的噸數比率及英美規定日本的百分比，而英美本身全係百分之百：

種類	倫敦條約規定	美國提議	英國提議	日本提議
主力艦	六二	五八	六二	七二，七
航空母艦	六〇	六〇	六〇	廢止
一等巡洋艦	六〇	五〇八	六一	八三，三
二等巡洋艦	七〇	七〇	七〇	？
驅逐機	七〇	七〇	七〇	？
潛水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七五，〇〇〇噸

(註)(一)據最近的報告，美國有接受英國成立的建議的傾向，她的真正要求係胡佛向日內瓦會議所送達的提議

(二)日本要求的B等巡洋艦及驅逐機的百分比，未能知悉，但決難在百分之七十之下。

(三)日本要求與英美平等大有可能。

注意！美國建議主力艦的百分比比較諸倫敦會議的爲低，日本在另一方面要求較高的百分比。無疑的，因爲滿洲事件已經減低了日本的百分比。美國因爲不要長期造艦，且本身產額能力極高，所以她建議日本的R級洋艦及驅逐機可以達百分之七十。

英國的建議和數目字一如倫敦條約中所規定，但是，規定日本較小的比率既有利於英國，她必將贊同美國的建議。

另一方面，如日本代表齋藤在日內瓦公開聲明。日本完全反對英國建議的原則，堅決拒絕以倫敦條約爲討論的基礎。

至於潛水艇呢，英國主張廢止，廢止不成，也須以二百五十噸爲限，倫敦會議的決定是二千噸；如果減至二百五十噸，將使這種軍艦完全失其價值。日本的潛水艇居世界各國的首位，從國防的觀點上講，把日本潛水艇的功用剝奪，無異斬去她一條臂膀，還有，倫敦會議限定日本的潛水艇總數爲五二，七〇〇噸，日本特地爲此抗議，將不能盡力建造船隻，以備充分應用。日本堅持再增二三〇〇噸，而美國的建議則須減至三五〇〇噸，從國防的觀點上講，這也無異打傷了她的一條臂膀：這將使她不能建造充分應用的船隻的半數。

百分比及潛水艇的問題是日本的首要問題，日本對英美的建議却不能接管，假使她要求平等她的困難愈形增大。假使有一個計劃，贊同前者少數小型艦的，反對後者多數巡洋艦的

原則，這可使英美失和，另外一個極好的計劃，就是贊同法國意大利要求較大的百分比，動搖英國，歐洲均勢政策。還有，推動法國贊助潛水艇擴充問題，那會使英美的廢止論，雲消雨散，弄成大笑柄來的。

無論如何，綜觀全局的情勢，英美對於海軍問題彼此的合作，大有可能，最後他們將與日本進入直接的衝突，裁軍問題將歸於僵局，假使這不是一個真實的預言，也距題不遠日本的大問題就橫在那里。

假使裁軍會議破裂了，英國可能改日本而與美國商洽，並提出「滿洲國」問題，或是建議收回太平洋的委任統治地，取消太平洋限制炮台的建築協定。

依照我們的觀察英國很可能地充當對日壓迫的主動者。假使裁軍問題無法解決，英國所受影響最烈。日本必將因此與英美的海軍趨於平等。那麼英國的自治領土將大為可驚。因為她們與印度已經在商業上與日本進入猛烈的競爭之中，假使解決裁軍問題的計劃失敗了，英國與日本之間的衝突，必愈趨嚴重。英國不僅對於日本這個國，了解甚深，法國與意大利也將根據她們的慾望，急起直追，英國維持歐洲均勢的傳統政策要被顛覆了，她本身也將感受嚴重的威脅。

爲了這些原故，也許英國要繼續贊助美國，會笑裏藏刀地壓迫日本：那是我們絕對不該

忽畧的。

假使太平洋限制建築砲壘的協定取消了，日本將被迫而增強海軍，務使達到英美的水準，在華盛頓會議以前，日本有事實上的表現。

英國與太平洋國聯委任統治地 英國決不能夠挑動其他列強，特別是美國，要求收回日本的太平洋國聯委任統治地，○國聯委任統治領土的最高執管者是（一）國際聯盟（二）主要的聯盟各國（三）委治地的掌握者，其中（一）以國聯的主張為主張（二）美國要求尊重委治地權利（三）日本，除非出於一戰，決不退回國聯委任統治地。德國無異的是這個問題的主體，她是國聯委任統治地的原領土，在不斷地堅持，收回她的領土，這個問題，若不出之武力解決，難於廓清的一日。假使列強堅持欲日本退出這些島嶼，日本對此既然極為重視，當以全力爭執，出於一戰。那是沒有什麼疑義的了。

有時大家說，這些島嶼對於日本有如二只戰艦的價值，並有更深的精神上的重要性。那是我們開始伸展兩翼，進入太平洋的象徵。不僅有關於我們的戰畧，並且是我們國家進步及發展的信質。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在羅馬簽訂的英，法，德，意，四強公約中幾條曾促起日本注意，公約中曾有一段引言及六大條款，那是不容忽略的另一事件。

第一條：英、法、德、意四國同意，一切發生於四國間的問題得互相諮商，並為保持和平計，實行促使國聯盟約中各國間有效合作的政策。

第二條：四國同意對國聯盟約第十，十六，及十九條款中的建議審慎試驗。換言之，各項有關的國際條約修正後，以前對德意兩國所施之限制可望取消。

第三條：四國同意凡裁軍會議中的未決問題得互相諮商。其主要要求與法國海軍力量的平等

該公約的第三條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並暗示下次裁軍會議舉行時，將有實行第二條的企圖。假使會議結果失敗了，加諸德意的限制未能取消，四國將互相諮商，另圖補償方法。假使不能從日本的手裏把太平洋小島交還德國，德國的問題不能解決；同樣的，假使不能使俄國吃點虧，意大利的問題也不能解決。就爲了這個原故，俄國已對羅馬公約表示相當的憤恨，因為她因爲從這個公約中看出英、法、德、意四強聯陣反俄。日本爲僅有的局外之人，她成爲一個強大的民族了。

總之，四強公約已經早爲日本的太平洋委治地問題安排些困難，美國聲明委治地必須退回，英國也許爲了安定德國提出同樣的聲明。這又是日本所以密切注意英國行動的原因之一。

對英作戰抑對美作戰？上面已經講述，我們可以相擾若干可信的理由，對下屆太平洋會議加以假定，英國將挑動其他列強，特別是美國，去壓迫日本。英國也許要妙施慣技，讓美國替她出面。但是，不拘從那一個理由講，美國是伴進爲退的，英國將揭去假面，挺身而出，正如日本退出國聯時英國的態度一樣。

爲了這些原因，更可以說，爲了美國寧願與英爲友而棄日本，可以想像到，大戰將隨下屆太平洋會議的破裂而爆發，交戰雙方，不是日對美，就是日對英，前者將由英國中途加入助美作戰，後者將由美國中途加入助英作戰。

假使英國人想試驗她們的「狐狸」外交，等到交戰的第二個勇士都筋疲力竭了，她們可以坐享「世界之主人」的尊稱，英國人一定全加入美日戰爭的。

美國也會懷着同樣的鬼胎加入英日戰爭，否則，日本也許繼續與美爲友，把她從英國方面拉出來，使他們互相隔離。

日本必盡力避免對美作戰，這是日本的最上策，如果對英作戰，大多數人民並不認爲是完全的謬舉；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日英大戰的主因。英國似乎大有可能地在下次太平洋會議中充當一個對日壓迫的煽動者，英國已經對日施以經濟壓迫了，這使日本異常憤恨，日本必設法思以報復，舉個例子罷，日本可以聯絡蘇聯，在印度挑起反英的叛旗，那麼，英國只

有出而應戰了。

日英戰事的第二個爆發點 我們已經討論過下屆太平洋會議 中將有發生英日大戰的可能。現在讓我們研究它的第二個爆發點，縱或會議中能產生和平的解決，經濟的競爭，再加上日本的人口及資源問題，戰爭仍不可避免。

倫敦經濟會議的失敗，使若干國家結成經濟的壁壘，這是最近的傾向，這時英日貿易關係影響很大，兩國間的感情趨於惡劣。我們可以看見每一個經濟壁壘盡其所能地攫取未開發的領土，以供己用。

日本的對象就是中國與印度。

自從中日事件發生，英國利用反日運動在中國擴充她自己的商業利益的範圍。英國在蘭浦孫伯爵的協助之下，已經在中國的中部，南部，北部獲得相當的成功。再之南京政府取悅（？）於英美的政策，英國更獲進一步的發展，換句話說，英國在損日本之利以利己，日本必在商業競爭上施以猛烈的報復。雖然，美國的在華貿易並不與日本在各方面競爭，而與英國針鋒相對，這件事情是嚴重的，還有，假使日本加強目前與「滿」結成的經濟壁壘在遠東建立一個有力的孟羅主義，日本必與全中國及印度結為壁壘，但是印度是英國主要的財庫，這個財庫日不封鎖，將來總要釀成一場最猛烈的惡戰。

英德的互相關係已如前述。但是現在情形大變，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衝突已經演進爲經濟壁壘的外交戰的潛因。日本受困於經濟的困難，如人口及資源問題，亟待解決，武力將爲唯一爲最後解決方法。這就是日本將來總有一日對英作戰的理由。

至於戰事之如何開展，我們必先研究英國的海軍及其海軍政策。才能解答。（摘譯自『Japan must fight Britain』書。）（譯報）

## 香港的地位與英日戰爭

巴萊脫

日本把戰事蔓延到了南中國。這地帶是英國的勢力範圍，那些昨天讚美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亞而今日扶助日本帝國主義的人士所下的担保現已失信用了。『如果讓日本在華北自由行動，她就能用鐵棒來安定中國。她將尊重我們華南的權利，並替我們防禦布爾雪維克主義？』這是他們的論調，但這些預言家一點也不瞭解日本人的精神。日本的子民之視我們，正如十八世紀我們之視西班牙一樣。在這些好戰的人民眼中，我們是太柔弱太怕戰爭了。他們爲要爭奪中國的市場，向我們挑戰，而勝利却是他們的。英國棉織貿易從一九三二年二十億美金，降落至一九三五年二億八十萬，而毛織品則由一九三三年的五億美金，降落至一九

三五年的——一億五十萬美金。從日本人看來，英國人的退縮，已是長遠的歷史。比如日本郵船會社意國郵船公司北德輪船公司聯合起來向英國航運進攻，直到英國這條航線的郵船不得不請求津貼。因此，在日本眼中，任何地方向英國挑戰，英國總是屈服的。

然而一個有着無比的價值與光榮的遠東地方還是在英人之手。這是日人極其嫉視的，同時日人也考慮着，如果要求起來，英人是否也會屈服。這地方就是香港。這是英人在南中國商業上軍事上的要塞，同時又是英國文化的燈塔與新嘉坡以東極美麗的城市。香港是與中國海岸隔開的岩石島嶼。和一條在中國大陸上的土地，在一八九七年，一同租給英國，裏面包含一個海港，比英國斯匹海突稍大。在高達二千英尺山嶺的掩蔽之下，一個大的城市在海岸蜿蜒而上至七英里之長。在這城市上面，好些美麗的住宅掩映於山坡的林中。有些住宅則聳立於摩天的懸崖中間。這一城市，差不多有一百萬的居民，而在海港那面的新城九龍，差不多也有英國紐開塞那樣大。

除開香港島以外，這殖民地包括三百英里陸地及在海港西端的幾個荒島，其面積總數約三百四十英方里，等於英國的一個小州。香港位於珠江之口，有三條廣闊的河道，造成兩廣通海的孔道。這些江都是不深的，而香港却是海水很深的口岸，為帆船，吃水淺的商船以及各國大輪船集中之區。在他方面，九龍亦為廣九鐵路的終點與礦產農業富庶的區域相銜接。

香港的一切利便與世界人士共之。它是一個自由港，它歡迎一切人種的人，而對任何人給予着無差別的待遇。它的繁榮靠賴在貨物的安全貯藏，以及對內地的貿易關係。

對軍事的意義講，香港不但是英帝國的遠東要塞，而且也是歐洲在遠東的據點。奪去了香港，歐洲人在中國就無完全的立腳地，至於上海則早已對日本的侵犯，毫無防禦了。香港保障廣州及侵畧者南進的水道；它同時為海南島，法屬安南，新嘉坡，或荷屬東印度的側翼。那兒有兩個修船所，可以修理巨大的船隻，又有一個海軍造船廠，與其他幾個公司，可以修理較小的船舶。有強固的砲位保衛海港的入口，對面大陸的羣山中間也有好多砲台密佈着，在接境的中國地土上，沒有一個敵對的軍隊可以開進。不過那條通廣州的鐵路，因為橋樑多的原故，很易遭受毀壞，一旦有事，定將失其效用。

香港雖有這些優點，但要防衛敵人大舉來犯香港却是一個困難問題。海軍大將馬衡（Admiral T. H. Mahan）在他的名著海軍戰術中規定海軍軍港的三個要件。（一）險要的地位（二）可資防守的條件（三）有供給軍需的後方。香港對於上述第二第三個條件，都付缺如。爲了這一殖民地的重要性，就防禦香港問題尋覓有效方法是急不容緩的。在目前這樣軍備競爭時代，日本竭力要染指香港，同樣，我們也竭力強化香港的防禦工程，以抵禦日本商業上海軍上的霸權。日本在這一帶主要的海軍根據地，自然是台灣。台灣南部的台高，那重要軍事

根據地，離開香港，只有四百英里。但香港真正的弱點却最易爲一般根據地圖作計劃及根據報告作戰畧的人所忽畧。香港城及九龍爲人烟稠密之區，在香港華人區域，房屋雖多高至四五層，然而街道狹隘，小街縱橫，這帶房屋都如兔籠一樣一分再分，一小間中，全家住在裏面。據官方調查，每一英畝，差不多要有一千八百人住在裏面。所以這樣一個城市，是飛機轟炸理想的目標。不但華人住區如此，即香港市中心，也是進攻者轟炸最好的目標。要塞區域是在幾里路以外，那末幾百架飛機的轟炸，就勢必發生。空軍轟炸的悲劇決非一般人對於倫敦所想像的情形一樣。一百萬的中國人托庇於英人之下，住居在這一城中，火燒，驚慌等將驅使成千成萬的人跳海而死。無法維持秩序更使這災禍的嚴重性增加。

曾經有人提議，一當戰事發生，全部中國人即須退出，但是一百萬之多的人口，其中還包含着婦孺老弱，要在幾點鐘內退盡，事實上並不可能，並且假定保衛香港而不保護中國人民，讓這些無辜人民遭受屠殺，英國的榮譽，不但在中國，即在全世界，也要完結了。因此，決定着香港的最後命運的不是適當的防衛，而是等到嚴重戰爭發生。軍隊退至新嘉坡以後戰爭的結局。

然而香港不僅是英國單獨所應關心的。沒有了香港，印度支那的稻田與熱帶農場就將失其防衛，暹羅也同樣削弱下去，而荷屬東印度要更比現在易爲強者的口中物。日本已在採取

併吞香港的步驟。佔領香港東南一百七十英里的西沙羣島，就是這種目的。這地方並無商業的價值，但其足爲潛水艇驅逐艦與海上飛機的根據地，自無疑問。英人臥榻之旁，是否容他人鼾睡，那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日本自然沒有忽視了海南島。這島上富有鑛產及生產豐富的日本所缺乏的熱帶植物。此外海南島剛突出於英國殖民地之間。如果那荒涼的西沙羣島，她的占領不過告訴英國人暴風雨之將至的話，海南島自不能希望逃出日人的掌握。

英國是不是願意接受這樣軍事的商業的挑戰呢，還是馴良地退出中國，像古代羅馬帝國最初退出優勿拉底河流域，然後接連從這邊境退出，從那邊境退出呢？是不是退出遠東，讓日本人在中國予取予求呢？是不是過去貿易的紀錄，與未來貿易的希望，值得我們化很大的費用來在香港設防呢？把我們的錢全用在軍艦的建造上或用些在印度的門戶新嘉坡設防上，是不是更值得呢？

這就是香港目前的真實情形。一個值得占有的勝利品，但我們必須用鐵腕來保持，它的居民需要軍艦與砲台、砲隊與軍隊，以擊毀敵對的飛機。在平時，它需要着從事企業的商人；它歡迎着一切人種的人，它也需要着祖國人士了解它的意識，有工業家研究它所能供給的市場，學者欣賞它的文化的成就，因此英國人民應該決心保持他們的遺產，而對一切挑

戰表示大無畏的態度。(原題：今日香港的地位，奉倩譯自The Fortnightly Review 英人 B. J. Barrett 原著)(集納週刊)

## 中國與德義

佚名

西班牙問隨，這兩天有好轉，義國態度，漸合理化，或者確能使外籍志願兵撤退問題，得一較適當的解定。

德義軸心，是歐陸一大勢力。尤其在日本正全力欲利用德義掩護以便利其對華侵略之時，我們對於德義與中日之關係及其影響，當然嚴重注視。這裏先簡單解釋一下：

第一，中國人對德義：向來是分開看的，因為中德關係厚而中義關係薄之故。自歐戰後一直到今天，中德有很好友誼。中國人民，對戰後德國為恢復國權的奮鬥，一直表示同情。而中德國交，新建於平等條約的基礎之上，德國在華，又毫無政治野心，所以中國公私各界都歡迎德國人才技術貨物。我們國民政府，這多少年來更帶着濃厚的親德色彩，而德國對於中國軍事上的經濟建設，確也給了不少的助力。依近年大勢看，這種友好關係。本來還要繼續發展，其結果，將使中國成為德貨最好之市場，中國亦可不斷的以有用的原料，供給德

國。兩國濟關係之發展，本來是有無窮希望的。至於義大利，則在數年之前尙彼此漠不相干，最近幾年，多少有些進步，而接着就出現了義日勾結的局面。

第二，現在判斷，義大利之袒日，更甚於德。最近從柏林歸國的人們，對於一般德報記載中日問題的態度，莫不失望，因為全以日本同盟社消息為主，從標題起，就是袒日。在北平陷落之時，柏林正上演辱華影片，我方抗議，並未生效。以共同反蘇為目的之德日勾結，在日本純粹以侵占中國為目標的戰事發動之時，——此戰事，純為中國受侵畧，與蘇聯毫不相干。——而多年來重視中德關係的德國，竟然一般報紙上露出袒日色彩。中國人是何等失望！然所好者，直到現在，中德國家間的關係，還是親善。我們又感覺，日本對德國還滿意，因為日本想進一步強化德日關係，成為同盟，德國還不肯。我們常識判斷：德國國社黨，對於遠東這樣大事，也不容不詳加研究。這多年辛苦建成的中德友誼，對於為經濟復興掙扎中的德國，應當是大大有用。德國國民當然又能知道此番是怎樣一切不顧的下了最後決心，而應當不至陷入日本之詭計。至於義大利，最近感覺日本現在的惟一伎倆，是勾結義大利。近來日本報常披露義大利袒日，因為日本急欲牽制英國，只有勾義大利，轉眼九國公約開會，義大利用怎樣面目登場，不久即可顯明了。

第三，中國在目前階段上，是個別的講恩怨，認敵友，不管集團。近年反法西斯集團的

口號，盛行一時，但眼前中國的國策，並不如此。中國是抗敵而求友，友越多越好，敵越少越好。實際上中國不得不認為敵者，只日本一國，且亦只限於軍閥統制日本的現在之戰時，對其外一切國家，當然都願意做朋友，實際上，除軍閥日本外，世界上也別無第二個國家要侵略征服中國，所以中國對外，簡單極了。我們所要求各國者：是好朋友，都請援助我，再不然，也請不要幫日本。譬如德國，我們希望還繼續同情援助中國，那麼，中國不論到何時，一定要維持發展過去多年來雙方有益的厚交。譬如義大利，我們不奢望援助中國，但不得要求勿援助日本。簡言之，至少想到無恩無怨。我們說過，中國的簡明態度，應當是認清敵友，恩怨分明，將來大勢，一定是這樣。倘有在政略上或其他事實上幫助並便利日本侵略中國者，中國人民精神上當然以敵人待之。我們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問別國政體國體，我們只講事實，論恩怨，所以反法西斯蒂，並不是眼前的中國政府執行的國策，然假若不幸演進到只有所謂法西斯國家事實上幫助日本侵略，那麼，中國民心怎樣演變，又是另一問題，而此問題之必須解答，也不是遠期間之事了。

第四，德義對遠東對日本之認識，根本錯誤。我們最後願客觀的作一批評。日本今天還無恥的宣傳，說中國要赤化。這種宣傳，在世界大多數文明國家，已經沒有一個人傾聽，而他還宣傳不已者，就專為欺騙德義，德國人精通中國情形，看中國那裏有赤化的危險？中

國實際上，是向國家資本主義進化，而並不抹殺私有制度，與共產主義毫不相涉。中國共產黨，今天也只是努力民族獨立戰爭，而放棄過去在江西的一切政策，這是極顯明的事實，任憑日本怎樣宣傳，也是毫無根據的。再退一步說，德義或者以爲日本是防止蘇聯東進，這還是錯誤。蘇聯根本是自守，並不侵入。何況日本占的是中國地，殺的是中國人，怎樣說是防蘇？而且日本力量，是紙老虎，德義若認爲反蘇的同盟者，也終必失望而已。我們敢明白告德義政府一句話：遠東和平，只有獨立完整的中國能保障，能維持！德義對遠東政策，應當以中國爲中心，不該上日本的當。軍閥日本必倒，中國必興，世界政治家，要看不透這個趨勢者，算無眼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今天與暴日作殊死戰，這是決定世界前途的一大事。誰幫中國，誰得利！誰幫日本，誰吃虧！中國今天，還正在各別的求友，對德國，捨不得多年交情，對義國，也願其慎重考慮。現在問題正緊，演變甚快，我們乘此西歐局勢好轉之時，論一論中國對德義的普通心理，希望供德義政治家的參考，期待其不至爲日本宣傳所欺！

（錄十月二十三日漢口大公報）

## 德意兩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馮仲足

最近以來，國際形勢一直朝着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着。國際大會通過了指責日本違背

九國公約的決議，英美各國的民衆已在熱烈進行對日經濟制裁的運動。羅斯福總統五日的演說，美國務部斥責日本違約的聲明，更明確地表示美國堅定的主張，撥開了半月來美國徬徨猶疑的「雲霧」。英國態度固似可慮，但美總統的演說卻可以多少影響她的政策的，外相艾登八日接見美使，對於羅總統的演說，也已有響應的表示。

在今日，日帝國主義確已陷入國際孤立的地位中了。蘇法美英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固然痛恨她的暴行，就是她最「知己」的兩位法西斯盟兄——德意，目前也並無公開對她援助的表示。前些時候，雖曾盛傳日德意三國締結防共同盟，但至今似乎還沒有積極的發展；德國報紙對日本轟炸中國無防城市的暴行，屢次加以斥責，並對中國表示同情；而日本最近竭力進行強化德日協定運動，德國方面似乎也是緘默着。

日德意的相互勾結，都是沒有問題的。譬如德意拒絕參加國聯諮詢會，墨索里尼在意報上對日本行動的贊許，以及最近意國拒不參加太平洋會議的表示，就是明證。不過，在目前階段，德意無力或無意來援助日本的侵略，却也是事實。這理由有三：第一，是歐洲局勢的牽制。自日帝國主義向中國進攻以後，德意兩國原也想趁機在地中海掀起滔天的波浪，以謀擴展，但意國襲擊商船的海盜行為，結果却促成英法蘇等和平力量的團結，他們以及其他各國在尼翁締訂了「地中海安全協定」，以制止這種非法的行為。在英法集體的和平力量的壓

迫之下，意德顯然無力盲動了。歐洲和平勢力的增強，對於意德的「侵略軸心」當然是個很大的壓力，墨索里尼的訪問希特勒，主要當是商量鞏固德意軸心的問題。歐洲的問題够德意焦灼了，他們自然很少有顧及遠東的餘暇；而且，國際的輿論都熱烈地同情中國，斥責日本，德意也自然不願徒然引起世界的反感；第二，是對日本軍事力量的懷疑。德意勾結日本的主要目標，誰都知道是合力進攻蘇聯，德國任西方的先鋒，日本作東方的前驅。自從中國抗戰以來，日本誇大的軍事力量已打了個大大的折扣，中國戰士的英勇，日本兵士的卑怯，是任何外國記者公認的。日本挾其最精銳的機械化部隊，猛攻上海兩月，不過進展十幾公里的土地。日本誇言短時期中可把中國擊服，結果却是失敗了。以這樣脆弱的戰鬥力量，那裏當得起蘇聯精銳之師呢？這是深使意德失望而觀望不前的一個理由。第三，意國在遠東利益較少，無注意遠東之必要；中德的貿易關係很重要，她們自然樂得對中國表示相當的好感。

德意能夠在中日戰爭中維持表面的中立，我們自然是歡迎的，而且還應該運用外交戰術去促成它。不過，因了德意的維持表面中立，就以爲德意是我們的好朋友，那也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的真正的友人決不是柏林和羅馬，而是莫斯科，華盛頓以至倫敦。

（救亡日報）

# 歐洲的棋局

余寬

## 一

自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登台以後，意大利一直想向外開拓，想恢復羅馬帝國的大業，可是直到一九三五年，意大利自己不知道這開拓政策應該採取什麼方向。因為南斯拉夫佔有了達爾馬底亞海岸，她同南斯拉夫不睦。她對法國也不高興，爲的是法國奪取了向屬意大利的薩伏亞和尼斯，佔有了意大利人口衆多的北非突尼斯，佔有了意大利半島西首的科西嘉島。她又與帝國主義的不列顛不睦，爲的是不列顛控制了馬爾太，又得了法國的默許，把地中海變成了不列顛領屬的大湖。而法國和意大利間形勢緊張的結果，是法意兩方在邊境都不得不有嚴重的防禦和戒備。

到了一九三三年，德國國社黨這個巨物出現於國際舞台，變更了歐洲的全景，法國趕緊向英國求幫助，求聯絡，以對付新危險。可是不列顛却很冷淡，這也許因爲她想抑制法，在大陸上的權勢，也許只是遵循她在國際問題上傳統的政策。這使法國深感煩惱，她不得不向意大利和蘇聯轉念，她要把軍隊從法意邊境撤退下來，而調向德法邊境，她要在德國的左翼，求得一個盟友，於是產生了賴伐爾墨索里尼的協定，和法蘇互助公約。

一九三五年一月，賴伐爾墨索里尼協定，實決定了意大利拓展的方向。意大利和緩了對法國的磨擦，放棄了她在歐洲大陸上的野心。法國則允許意大利在非洲放手，結果乃有阿比西尼亞的畧奪。

墨索里尼既征服了亞比西尼亞，他即發表一篇演說，在這演說中，他說意大利已經是一個滿足的強國，意大利之兼併阿比西尼亞在不列顛看來，是意大利對於它的非洲寶藏的侵襲。及墨索里尼發表此言，不列顛乃認為英意友誼復活的表示。可是這一個希望，並不會充分實現。雖然不列顛最初爲了阿比西尼亞問題，對意大利挑過戰，後來却在墨索里尼的狂吹硬嚇之下，急急退讓，她總不能忘却這一個屈辱。她爲要修補在地中海及近東的權勢的損傷，她開始增強她在地中海的海空軍根據地。

不列顛既決心在地中海上維持地位，並力圖增強，這自然激刺了意大利，而引起反感。因爲意大利是決心要擴張她的海空軍力，來增進她在地中海上的勢力的，而這只有在不列顛勢力的消失中，才能實現。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目前英意間的緊張局勢既非由於墨索里尼的隨意發脾氣，也不是一閃即行過去的。這局勢將繼續存在，直至地中海上未來的權勢問題，由對峙中兩強之一方，自動撤退，或被擊敗退而得解決的時候才止。現在在張伯倫和墨索里尼間雖有友誼函件的交換。在外交大使和公使間，雖有握手的交際。但那由客觀因素而產生

的衝突，如果牠的基本原因存在，牠也將繼續存在。

意大利對於不列顛在地中海上再度努力的活動的答復，是她的對於西班牙內戰的干涉。我們如果說意大利的支持弗朗哥是因為她對於弗朗哥的法西斯見解，和反共政策表示同情，這是不免有些危險的，我們誠不能不承認意大利對弗朗哥有其政治的同情，但她之爲弗朗哥流血化錢，則確是爲了軍事的理由。這就德國來說，也是如此。我們如果不明白這一點，也就不能明白西班牙內戰的實質。

## 二

意大利雖然在重整軍備上有了進步，但她究竟遠趕不上英國，自阿比西尼亞戰爭結束以來，不列顛整個帝國的重整軍備，實使意大利的地位減弱。不列顛控制了直布羅陀和蘇彝士，如果她對意發動戰爭，她就可以扼住意大利的鑑隊，而施以經濟封鎖。這經濟封鎖，是必然對意大利不利的。意大利要輸入多量的原料，如煤、鐵、油、木、棉花等等。她的海外貿易的三分之二來自大西洋。她的輸入，有百分之八十，經由地中海。她的海岸線，綿長而難守，她只有控制了整個地中海，才能與她的非洲領土如里比亞，厄里德里，及阿比西尼亞等維持其接觸。

就爲了這些理由，英國如對意封鎖再加以由海軍基站——如馬爾太居伯魯等處——的襲

擊，她可以使意大利崩潰，甚至窒息。在意大利，她未嘗不可以襲擊不列顛在地中海的領地，或經由地中海的商業，以爲報復。但她決不能攻擊不列顛本都，也不能觸及在地中海一帶以外，不列顛糧食原料的來源。在作戰時，意大利是只好處於防守者的地位的。如果西班牙一貫親英，或者嚴守中立，意大利對英的無能，將永久無法解免。只有在西班牙的幫助之下，意大利才能脫出作戰致命的不利地位。西班牙如果在意大利控制之下，意大利乃可對英取攻勢，她可以毀壞直布羅陀，可以威脅英國的貿易通路，——地中海與好望角路，——意大利竭力擴展空軍的結果，當意阿戰爭時，表示她已經補償了海軍上對英的弱點。所以只要意大利控制了西班牙，或能在西班牙土地上立足，意大利就可轉變了她的弱勢的防守地位，而造成強勢的進攻地位。

知道了這些戰畧的因素以後，我們就不必奇怪意大利爲什麼如此地熱望弗朗哥成功。所奇怪的是英國方面竟有許多同情於弗朗哥和叛軍，這也許是由於一種政治的成見，（反社會主義和反共產主義）超過了國家利益的觀點的原故。

以上雖然那麼說，但也有必須指出的一點，即今日的意大利，大體上已可算是一個滿足的強國了。固然，她痛恨英國在地中海上的優勢，她認定地中海應該是羅馬帝國的內湖，但她決不敢極端對英衝突，她對於西班牙內戰的干涉，是有理由的；因爲她相信，目前世界列

強中，決沒有一個敢發動國際戰爭。墨索里尼自己也是。決不敢以他的國家地位來發動冒險的。所以我們敢說，目前她決不敢對歐洲和平率先進攻。——除非她有了勝利的把握，她也決不會加入什麼戰爭。

### 三

在希特拉統治下的德國，那就難於估計了。國社黨政府所做的夢，只有經由戰爭的公判，才能實現。加之德國國內的經濟危機，非常尖銳。一般觀察者以爲德國迫於經濟危機的尖銳，或即將對外發動戰爭，以消滅國內的不滿，要了解德國的將來，我們不能不作更深的分析。

社黨的社會哲學，主張有消滅猶太人勢力，淨化日耳曼民族，又主張還到地土去。在對外政策上，國社黨主張統一所有講日耳曼語的人民，又主張東向擴展土地，爲多產的日耳曼民族活動。在實際政治上，則想（一）合併奧國，（二）合併美爾，（三）合併但澤，（四）合併捷克境內的日耳曼人居地，（五）合併波蘭走廊和西里西亞煤田，（六）合併蘇聯的穀倉烏克蘭，（七）合併瑞士南部的羅爾，以及其他國家境內的日耳曼人居地。

因爲德國轉着念頭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國肯把土地交出來，所以德國要實現政治目的，只好訴之戰爭。德國自己知道這個事實，所以她加速進行重整海陸空三方面的軍備。她於一

九三五年三月，一脚踏翻了凡爾賽條約中的軍事條款，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全佔了萊因地，她總算恢復了國家的自尊心，獲得了獨立國家的國格。她在此種情形下，繼續重整軍備，這只有一個意義：——準備戰爭。她的重整軍備，無異爲國際裁軍運動釘下了棺蓋，而使整個歐洲在恐怖下競起擴軍。大家既爭着擴軍，則只要一件偶發的小事，就會燃着國際戰爭之火了。

#### 四

現在讓我們想想在力求達到目的的努力中，德國將趨於怎樣的極端？在什麼時期，她將發動戰爭？她將對什麼人作戰？

有一件事是決定的。即德國沒有忘却了她在上次失敗中的教訓。她之失敗，並非由於軍事，而是由於經濟。當時使德國因飢餓而屈服的，是英國的海軍。所以英國如不站在德國一邊，德國決不能發動戰爭。在一九一四年，德國愚蠢地假定着，以爲英國決不會幫助比國和德國等到後來事實發展，她懊悔已遲。

在希特拉我的鬥爭一書中，他說到要同法國決鬥這一端。可是國社黨一上台，德國的對外政策，却就有了些改變，德國不再想從法國奪回亞爾薩、洛蘭，從比國奪回歐本、美爾美第了。換句話說，就是德國不再要求西歐邊界的修改。此中理由，是很容易看出的。因爲德

國深知她如攻襲法比，必將牽入英國，而成第一次大戰時的局面，所以德國繼續表示願簽定西歐公約，以保證西歐現狀。這一姿勢，頗為英國的一批政客所歡迎，因為這可以永久免去德國對英的威脅了。

德國現在準備着三個方向，一是周到的整軍程序，二是經濟自足，以對付封鎖。三是在中東歐戰爭中，要西歐強國，維持中立。在這些準備未完成前，德國之發動戰爭是極端地成着疑問的。

要使美國維持中立，德國乃在英國大規模宣傳，使英國中上階級，一般地憎恨着共產主義，因而產生了親德的集團。——在上院，在倫敦市，在統治階級中，在軍人中，都有這類人。據說英格蘭銀行總裁諾爾曼，首相張伯倫以及英國外交部中的重要分子范錫太等人，都是親德的。

## 五

英國的外交，將終於採取一條直線呢？還是像過去一樣始終是曲折游移！在目前，英國的輿論，是非常混亂的。第一、有親德派，有希望成立西歐公約，不干涉中東歐之事。第二、有反德派，——以保守黨極端派的邱吉爾為中心——以為德國一在歐洲得勢，她便將奪取英國的海外利益。第三、有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他們從思想的根據，反德親法。

在這混亂中間，英國的外交部不管外相艾登的意見如何，遵循着一定的路線做去，即勸法國拋棄她對於中東歐的政策。范錫太政策的目的，是迫使德國單純地做一個歐洲大陸的強國。所以英國默許德國重整軍備，於一九三五年六月與德國訂立海軍協定，勸告法國對德國重估萊因事件讓步，警告法國勿幫助西班牙政府，雖然在國際法下，法國是有權幫助西班牙的。據知道英國外交秘密的人說：英國的外交部，曾鼓勵波蘭與德國政府妥協。它又鼓勵比利時解除對法的聯盟保證，而回復中立。鼓勵南斯拉夫不顧法國的勸告而親德親意，鼓勵捷克親德的海勒因黨人活動，又暗中策動拆散小協約和巴爾幹協約，以減弱法國勢力。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下一個緒論說：英國的外交部，是很秘密地在那裏做反法的工作，至少在歐洲方面是如此。

在目前，德國的外交部，是在玩着進攻的手法，而法國則力圖對付德國的活動，法國現在力圖恢復她在波蘭的勢力，所以屢有要人訪波。不過法波聯盟的復活，恐終不可能了。在將來，波蘭或將採取一種獨立的外交政策，——就是在法德戰爭或德蘇戰爭中，採取中立政策。德國現在打算着：一方面立足於西班牙半島，一方面削弱小協約和巴爾幹協約的勢力，間接地來削弱法國的勢力，法國因有她的聯盟國家和同情國家之助，在今日的地位，是相當堅強的，這情形繼續存在，法國決不會同意撤退她在中東歐的利益。她將要繼續主張，——

一如蘇聯外長李維諾夫之繼續主張——和平之不可分割性，而且只准有一個歐洲公約，以保障國聯機構下各國的集體安全。如果辦不到這一着，倒至少應於西歐公約之外，另締一個保障中東歐和平的公約，這個是決不能得到德國的同意的。

## 六

法國以對捷對蘇的軍事聯盟，鞏固了她的地位。捷蘇之間又自有其軍事聯盟，結果是法捷蘇三國的團結起來可以應付突發的國際事變。捷克又曾與小協約中的兩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有諒解，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又與巴爾幹協約中的兩國，——希臘和土耳其——有諒解。

德國所希望的，是拉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以隔絕中歐的捷克，——因為只有通過了羅馬尼亞或波蘭，蘇聯對捷克的幫助，才可以達到。德對波蘭因有互不侵犯條約，可以不生問題。他現在通過了英國，以游說法國，說就軍事勢力言，蘇聯是並不十分靠得住的。法國應取銷法蘇公約中的軍事條款。最後，德國又用盡全力，在西班牙半島站了腳，希望對法作戰時，襲法國之背，並斷絕法國對北非的交通，使法國所依靠的北非的人力和物質，不能達到法國。德國又希望各方面削弱了法國以外，並通過英國外交部，對法國加以壓力，最後她必須使法國同意簽訂西歐公約而讓德國在中東歐放手侵畧。

法國是否會墮入德國的計謀呢？顯然是不會的，歐洲由何國爲主要勢力，在英國並無成見。她的利益，都遠在歐洲以外。而法國則不能輕易拋棄她在歐洲大陸的盟友的。她不像英國，她是歐陸的強國，海外殖民勢力，還居其次。又法國所爭的不僅是威力和權勢，她所要死爭的，是國家的安全。她的人口是停滯着，人數又只當得德國的三分之一，而德國的人口，還在增長不已。所以法國天然恐懼德國的進攻，而英國呢，只要德國不衝出英德海軍協定的範圍，她可不忍德國的進攻。所以任德國說得如何動聽，法國決不會信任德國。某一家說過，在法國，右派深恨德國，而左派則深恨希特拉。在這種情形下，說德國會放棄她在中東歐的盟友，是極端成爲疑問。

西班牙內戰問題，現方被置在一個均衡狀態之下。我們不能說德國的計謀將如何地成功。在中東歐，則德國頗有點進展。羅馬尼亞國王和內閣，大體上是親德的。親法的前外長蒂杜婁斯哥，已經失了勢力。羅馬尼亞有個親德的政黨鐵衛團，在柯特倫奴的領導之下，正在政府幕後活躍。而斯拉夫的總理斯篤耶狄諾維區，是親德的，而王家則在英國勢力之下。希臘總理梅達克薩斯，已是事實上的獨裁者，他無疑的是在德國勢力之下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那兩個所謂「一無所有」的國家，很有同德國站在一起的可能，只要有機會能使他們得到好處。所以我們可說，德國已偷偷地，從巴爾幹半島向法國長驅了，她對巴爾幹半島諸國

的釣餌是經濟。

不過，在國際政治上，決無一成不變的做法。法國正步步釘住着德國。希臘和南斯拉夫的親德政府，究竟可維持多久，是不能預料的。羅馬尼亞的親法派，雖然目前在失勢中，但力量依然存在。巴爾幹的固有氣質，是不會變更的。

情形是一天天在變動之中，政治的預言，決不容易說。這裏有一點可以確說的，是如果有戰爭發動，這戰爭必是德國向中東歐現狀挑戰的結果。這戰爭，是否真的會到來呢？這全要看英國。德國決不會重踏一九一四年的覆轍。如果她探得英國會反對她，她決不會發動戰爭。如果她以爲英國將守中立，那麼她放下了一條心也許要發動。如果在中東歐戰爭中，法比守中立，則只要德國準備就緒，歐洲立刻會發生大戰。如是法國始終拉住蘇聯，而英國採取中立，也可以發動大戰，不過牠的終局如何，是不能預知的。

在目前，兩個局面值得注意：一是西班牙，一是巴爾幹。如果弗朗哥得勝了。那就是德意勝利，就是英國在地中海的霸權完結，而第二次歐戰發生時，法國命運非常黑暗。在巴爾幹半島上，如果德國離間小協約成功，則戰爭發生時，德國可以於數日之間，蹂躪捷克，最後的問題則在蘇聯。她曾經阻遏了拿破崙的長驅，她是否能阻遏希特拉的狂跳呢？

（余寬譯自 Modern Review，印度 Subhas Chandra Bose 原作）

# 郭沫若先生最近之全部傑作

角六售實	(本刊新藝文)	來去歸
角四售實	(本刊新藝文)	編續年十造翹
半角二售實		識認的戰抗面全
角二售實	(一之刊叢小時戰)	聲戰
角四售實	(本刊新藝文)	灰炮做作願甘
角六售實	(本刊新藝文)	著近若沫

## 戰時叢書每冊僅售一角

戰時大鼓詞	趙景深作	售一角
戰時教育問題	楊東蓀著	售一角
下列各種即日出版！		
抗戰中的青年出路……	楊晉豪著	
民衆動員與游擊戰爭……	丁三著	
怎樣寫抗戰文藝……	丁三著	
誰先干涉日本的侵略……	陳清晨著	
怎樣戰勝日本……	丁三著	
淞滬抗戰期間的文學……	阿英著	
蘇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抗戰中大衆生活		
從九一八到八一三		
抗戰與與叛造		

### 抗戰半月刊

第一期至第六期

全書六十萬言僅售五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

###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每冊實售二角六分

著作者 宋慶齡等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發行者 戰時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 多寶寶路多街卅八號

分售處

廣州漢民北路北新書局

雲南、重慶、成都、開封、

武昌、南京、貴陽、西安、

北新書局

已出六種  
每種一  
角二分

# 戰時小叢刊

全國名家撰述

飛將軍抗戰記……鄭振鐸等著……一角六分	八百孤軍……田漢等著……一角八分	魯迅與抗日戰爭……巴金等著……實售二角	鐵蹄下的平津……阿英等著……實售二角	轟炸下的南中國……曹聚仁等著……二角四分	漢奸現形記……水瑩等著……實售一角	東綫血戰記……曹聚仁等著……一角二分	西綫血戰記……長江等著……一角六分	北綫血戰記……徐盈等著……一角二分	抗戰將領訪問記……郭沫若等著……一角六分	毀滅中的日本……郭沫若等著……一角五分	戰地歸來……田漢等著……實售二角	戰時的後方……張天翼等著……實售二角	東北抗日義勇軍……于友等著……一角八分	戰時散文選……周作人等著……實售二角	戰時小說選……巴金等著……一角二分	戰時戲劇選……歐陽予倩等著……實售二角	戰時詩歌選……郭沫若等著……實售二角	日本要進攻華南嗎……雷斯曼等著……一角二分	中國的出路……蔣介石等著……實售二角
---------------------	------------------	---------------------	--------------------	----------------------	-------------------	--------------------	-------------------	-------------------	----------------------	---------------------	------------------	--------------------	---------------------	--------------------	-------------------	---------------------	--------------------	-----------------------	--------------------

抗戰的新階段……林語堂等著……二角二分	抗戰總動員……鄒韜奮等著……二角八分	全民抗戰論……潘漢年等著……一角六分	毛澤東奮鬥史……光人編著……一角四分	西北新社會……史諾等著……一角六分	最活躍的抗戰游擊隊……毛澤東等著……實售二角	八路軍抗戰名論集……毛澤東著……一角四分	八路軍幹部人物剪影……舒羣等著……一角四分	劫後的江南……光人編著……一角二分	戰時歌曲選……田漢等著……實售二角	怎樣爭取最後勝利……毛澤東著……實售三角	蘇聯與中日戰爭……胡愈之等著……一角六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宋慶齡等著……二角六分	日本在華的間諜網……郭洛文著……一角二分	驚心動魄的國際間諜戰……約翰生等著……一角四分	劫後的上海……王芸生等著……一角二分
---------------------	--------------------	--------------------	--------------------	-------------------	------------------------	----------------------	-----------------------	-------------------	-------------------	----------------------	----------------------	------------------------	----------------------	-------------------------	--------------------

## 戰時出版行

總經理上海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廣州寶多路寶街八號

分售處：廣州、雲南、重慶、成都、開封、南京、貴陽、北平、武昌、西安、北平、全國各書店